

蔚蓝色文艺季刊（总第五十四期）

出版者：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电话：(562) 633-8980

传真：(562) 633-8986

电子邮件：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宁子

执行编辑：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伊雪

艺术整体设计：奇文云海·设计顾问www.qwyh.com

行政\财务：迈克

编委会：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4 No.54 June 2015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ISSN1538-8492

目录

CONTENTS

大地之窗	写下即是永恒——读《大师与玛格丽特》 任晓雯 / 02 “超人道德”与“自然法则” 临风 / 15
诗人的麦地	死亡的不是文学，是作家的灵魂 北村 / 20
守望者语	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及格 临风 / 22
溪水旁	向自己传福音 王怡 / 24 耶稣的写作 张阔 / 28 石头的落处 刘同苏 / 35
流动印象	不要浪费了你的癌症 王怡 / 38 信、望、爱的赈品——电影《星际穿越》 小七 / 41
在时间的塔上	星期十四行（外二首） 苏小和 / 44 等候你来 透兰 / 46
下午茶	与智者相遇 山雨 / 47
果实里的阳光	美国二战老兵路易：从破碎到自由 许婉蓉 / 48
稿约	/ 55
索阅启事	/ 56
封面文	任晓雯
封底文	威廉·帕金斯

写下即是永恒

——读《大师与玛格丽特》

任晓雯

上篇

一

1930年的苏联。肃反、骚乱、饥荒……空气中弥漫着不安。被视为国家英雄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寓所开枪自杀。一个文学的肃杀时代到来了。

该年3月28日，小说家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助理导演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做助理导演，我请求当个在编配角演员；如果不行，就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再不行，请苏联政府以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

39岁的布尔加科夫，写作已有七个年头。他的小说《魔障》和《孽卵》，讽刺笔法触怒了“拉普”（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头头阿维尔巴赫。阿维尔巴赫说：“一位不给自己穿上同路衣帽的作家正在出现。”布尔加科夫有了不妙预感，如同“水正渐渐漫过他的船”，铺天盖地的批评果然淹没他，他被指控为“严重反对苏维埃”。至1929年，他的所有作品无法通过审查。

1930年3月，布尔加科夫的《莫里哀》被禁。这时，他已开始创作《大师与玛



格丽特》——他本人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好的俄语小说之一。但在当时，没人知道它的长远命运。能够知道的是当下命运：它不能被发表。一位处于上升期的作家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以布尔加科夫之名活在世界上的，是莫斯科小剧院的一名普通职员。他焚毁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

被禁第二年，布尔加科夫与伊莱娜·希洛夫斯卡娅结婚。这位妻子正是“玛格丽特”的原型。如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玛格丽特的爱情支撑大师。她是骑着刷子飞翔，具有女巫般力量的女性。她是一位保护者。

结婚的同年，布尔加科夫开始重写《大师与玛格丽特》。六年写成，四年修改。期间还著有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它们无一发表，只拥有包括伊莱娜在内的寥寥几位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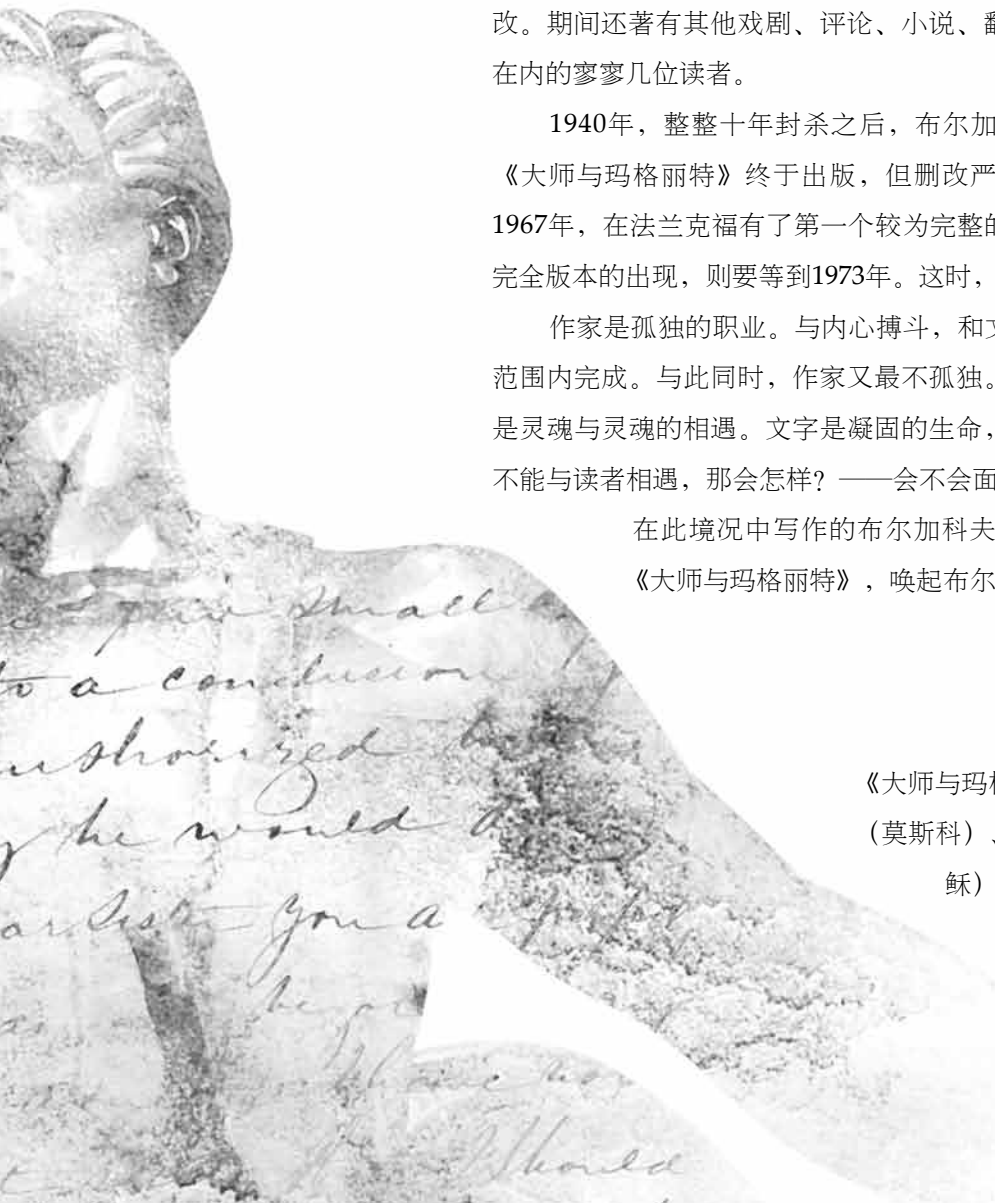
1940年，整整十年封杀之后，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去世。1966年，《大师与玛格丽特》终于出版，但删改严重，被删章节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1967年，在法兰克福有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但在布尔加科夫的祖国，第一个完全版本的出现，则要等到1973年。这时，距离作者过世已有33年。

作家是孤独的职业。与内心搏斗，和文字纠缠，所有的惊心动魄，都在一个人范围内完成。与此同时，作家又最不孤独。他与读者的相遇，是不限时空的相遇，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文字是凝固的生命，阅读是伟大的复活。倘若作家知道，他不能与读者相遇，那会怎样？——会不会面对一种绝对的、死寂的孤独？

在此境况中写作的布尔加科夫，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妨打开《大师与玛格丽特》，唤起布尔加科夫的灵魂，开始一场迟到的相遇。

二

《大师与玛格丽特》可归纳出三条线索：魔鬼在人间（莫斯科）、大师与玛格丽特、彼拉多与耶舒阿（耶稣）的故事。它们建构起现实、个人、信仰三个维度。它们彼此交错，互为映射，使整部小说犹如一座拓向无限纵深的玻璃迷宫。



“魔鬼在莫斯科”部分，是交响乐式的写法，夸张又逼真，诡异且幽默，演绎了布尔加科夫一贯充沛的讽刺才能。魔鬼沃兰德带着四名随从，来到1930年左右的莫斯科，将这个城市搅得天翻地覆。1930，是现实飘摇的年份，也是布尔加科夫被禁的年份。这部小说，从最直接的当下开始书写。

五月的傍晚，牧首湖畔，“莫文联”领导柏辽兹和诗人无家汉坐着聊天。“忽然，柏辽兹不再打嗝了，只觉得心脏咚地跳了一下，便无影无踪了。过了一会儿心脏回到原处，上面却像是插了一根钝针。不仅如此，他还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恨不得马上不顾一切逃离这牧首湖畔。”

这是魔鬼的出场描写，让人联想圣经所言：“撒旦入了他的心”。（《约翰福音》13:27）柏辽兹的心先于眼睛感受到魔鬼。但在最初恐惧之后，他迅速镇定，重拾被打断的话题。

他们正在聊的，是柏辽兹约无家汉写的反宗教题材的长诗。柏辽兹认为必须重写——虽然无家汉把耶稣写得不讨喜，但柏辽兹认为，耶稣根本不存在。

这个时候，魔鬼化身而来，加入讨论。博学的柏辽兹，不屑于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项论证，以及康德的第六项论证。魔鬼追问：“如果没有上帝，那么，请问，人生由谁来主宰，大地上万物的章法由谁来掌管呢？”

无家汉抢答：“人自己管理呗！”

对此，魔鬼反驳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管理。

魔鬼的回复，涉及两个终极问题：苦难和死亡。这是人本身无法支配、管理、解决的两个问题，也是理解生命意义的两把钥匙。人为什么有苦难？圣经《约伯记》对此有启示。我们看到，耶和

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答：“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约伯记》1:8）接着，耶和華向撒旦谈论完全正直的约伯，并允许撒旦降苦难于约伯，“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

《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鬼沃兰德大闹莫斯科，正是描述“撒旦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但在魔鬼之上，有一个更高存在：上帝。魔鬼在人间走动，是经过上帝允许的，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一切苦难皆在于上帝的掌管中，一切苦难里皆有上帝的恩典。人不是被盲目抛掷到世界上，白白受苦，然后白白死掉的。布尔加科夫隐而未述的含义，可从上帝是否存在的辩论里窥见，也在小说结局中被映证：耶稣派遣门徒马太·利未指示魔鬼，“带走大师并赐给他安宁”。

牧首湖畔的辩论，仿佛全书的关键词提示。关于上帝、魔鬼、苦难、死亡的思考，波澜不惊地展开了。

魔鬼沃兰德肯定耶稣存在，柏辽兹表示自己另有观点，还让魔鬼拿出证明。沃兰德说：“什么观点都不需要！这个人存在过，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任何证明。”

并不需要任何证明。信仰不是被摆到桌面上的东西。它不可见，也不能被演示。然而，肉身所能见、理性所能认知的，是不是绝对领域？如果人尚未骄傲到自以为真理，就得承认：此领域只是人类存在乃至整个存在的一个层面，该层面里的事物不具备终极性质。在肉身之外、理性之上，也许有一个终极秩序——上帝。

柏辽兹否认上帝，进而连魔鬼的存在也否认。沃兰德说：“我还是想恳求您一件事：您哪怕只相信魔鬼的存在也好嘛！我对您就不再有更多的请求

了。您要知道，这是有第七项论证可以证实的，是最可靠的证明！它马上就会摆到您面前。”

在柏辽兹反驳了康德关于上帝的第六项认证后，魔鬼展开“第七项论证”。小说第三章标题，就叫“第七项论证”，描写柏辽兹之死。这场死亡完全吻合魔鬼的预言——柏辽兹滑到轨道上，被电车车轮切下脑袋。

魔鬼是存在的，他以柏辽兹预定的死亡，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学识渊博却骄傲的“莫文联”主席死了，他的下一次出场，是作为一颗死人头颅，出现在撒旦狂欢舞会上。“在这张死人的脸上，眼睛竟还活着，而且还充满思想、饱含痛苦。”沃兰德对这位唯物主义者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得到什么。”他使柏辽兹永死，将他变成一件物品——杯子，让他不复存在。

柏辽兹之死，让无家汉震惊。他想抓住魔鬼，却被人们当作神经错乱，送进精神病院。“无家汉”的俄文原意是“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隐喻看不见上帝的生存状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精神病院里，无家汉认识到上帝的存在，承认自己的诗歌糟糕透顶，并将过去的自我推倒重来。这位寡学而鲁莽的诗人得救了。他在院中结识了本书主人公“大师”。俩人的入院原因，都是因为揭示真理——无家汉坚持自己看见了魔鬼，大师创作了一部关于本丢·彼拉多与耶舒阿（耶稣）的小说。


正当大师向无家汉款款讲述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时，平静的精神病院外，沃兰德将整个莫斯科搅得发了疯。谎言被揭穿，贪欲遭戏弄，好戏一出接一出。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鬼，读来既不可怕，也不可恶。荒诞中有真实，邪恶里有快意。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人性之恶。也许，魔鬼早就来了，在人心之中，在谎言与贪欲之间，在莫斯科这座地狱之内。

魔鬼沃兰德，又被称为“撒旦”、“黑暗之王”、“罪恶的精灵与阴暗统治者”。“沃兰德”源于《浮士德》，此名被提及过一次，即在瓦尔瓦普吉斯之夜，梅菲斯特要求让路时说：“让路，沃兰德公子来了！”

小说开篇引用《浮士德》诗句：

“……那你究竟是谁？”





“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总欲作恶，
却一贯行善。”

这正是前面提到的《约伯记》中的魔鬼观。魔鬼“总欲做恶”，但在上帝这个更高秩序之下，恶的存在却成就了善。魔鬼，你究竟是谁？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是上帝掌控之下，行走于人间的力量。

小说中的耶舒阿（耶稣），把即将处死他的总督彼拉多、杀人犯巴拉巴，甚至出卖他的叛徒犹大，都称为“善良的人”。人类内心的道德秩序，也是上帝安置于其中的。人因罪而恶，却因上帝的光照成为善。“耶和華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箴言》16:4）彼拉多、巴拉巴、犹大……何尝不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小说中的魔鬼沃兰德，对耶稣门徒马太·利未说：“假如世上不存在恶，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假如从地球上去掉阴暗，地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知道，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

在上帝的秩序里，有善，也有恶。有光，也有暗。创世之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记》1:4）神并不因为“光是好的”，就消灭暗，他允许暗的存在，并将光与暗分开，形成秩序。有暗的存在，才能辨别光；有恶的存在，才能认识善。

正如光与暗是上帝秩序的两面，耶稣与撒旦也构成《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两面。魔鬼的篇章是实写，耶舒阿（耶稣）的部分则为虚写。他与本丢·彼拉多的故事，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梦境、人物口述、小说手稿……时或，叙述者与故事中人重叠（比如结尾处，伊万梦见自己走上月光路）；时或，叙述者是布尔加科夫，是大师，是魔鬼。《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重构了与圣经四福音书不同的耶稣受难记，将之打碎成片断，贯穿进整部作品。

即使最为清晰完整的“魔鬼在人间”章节，也非“老老实实”讲故事，叙述者不断更替，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时时切换，使人读来不禁疑问：这是真的，假的？他是好的，坏的？正如沃兰德所言：“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小说中的人和物，也呈现阴影般明暗不定的色彩。这使得复杂精妙的叙述技艺，不再只是技艺，而成为思想的一部分。

三

《大师与玛格丽特》共分两卷，第一卷主线是沃兰德大闹莫斯科；第二卷才是大师与玛格丽特。这对真正的主角，在整本书中姗姗来迟。第一卷第十三章《主人公登场》，大师单薄的身影匆匆登了个场，而玛格丽特仅仅存在于情人的口述之中。到了第二卷，从第十九章《玛格丽特》开始，这对情侣走到前台，整座莫斯科城退至背景。

这样的交错安排，使得小说呈现从众相到个人、从外部到内心的转向。当整个世界群魔乱舞、恶相丛生，万物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旋转而起时，玛格丽特突然出现。她身穿黑衣，手捧黄花，“静静地走在蜿蜒、乏闷的小胡同里。”她是漩涡中央微弱却坚定的力量，将大师从毁灭边缘拯救过来。有什么能够抵挡绝对的黑暗？只有爱。爱就是光。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个人苦难的故事。

大师是个“黑发男子”，大约38岁，胡子刮得很干净，鼻子高挺，眼神焦虑。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时的布尔加科夫，也是“大约38岁”，从照片看，有着与大师相似的外貌。是的，“大师”就是布尔加科夫——是经过文字掩饰、技巧变形之后的布尔加科夫。

“这个自称大师的人狂热地写着小说，女人也被小说深深地吸引着……她预言他会扬名天下，并鞭策他、鼓励他。从那时起她开始称呼他‘大师’。她焦急地等待大师写到‘犹太的第五任总督’的故事结局，用歌声般的嗓子一遍遍大声朗读她喜爱的句子。她说自己的生命就存于小说中。”

然而，当大师“带着小说走向生活”时，他的“生命也从此结束”。批评家阿里曼撰文警告，有

人“企图在报刊中混进一篇对上帝道歉的文章”。大师被批判是“彼拉多主义”，“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多”。大师起初吃惊，既而恐惧，最后害怕。

“小说的失败犹如恶魔，仿佛带走了我的一部分灵魂……我被焦虑情绪笼罩着，甚至出现了幻觉。”他焚毁了小说手稿。

这些情节让人联想布尔加科夫的真实遭遇。被剥夺发表权利的他，借助大师之口，“哀伤又鄙夷”地说：“我已经没有了名字，我抛弃了名字，正如我抛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忘了它吧。”

也许正因大师与作者本人高度重合，这个主角反被写得面目苍白。大师的写作如有神授，他的恐惧、脆弱滑向虚空。当他被玛格丽特拯救时，仍坚持自己的写作无用，宣称要放弃。他始终被环境裹挟，被外力推送，他是一个怯懦的人。

布尔加科夫写道：“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最可怕的缺陷。”彼拉多是怯懦的，不想处死耶稣阿（耶稣），却忌惮大祭司和犹太民众；大师是怯懦的，焚烧手稿，试图放弃写作。布尔加科夫也是怯懦的，他描写大师的怯懦，从而省视自己的怯懦。然而，大师形象的苍白，何尝不是因为布尔加科夫有所保留？当他剖析自己的内心时，手术刀在最沉痛的那个部分止住了。在我看来，这也是怯懦的一种。十年沉寂和苦难，布尔加科夫与外界搏斗，更与内心搏斗。他拷问自己的脆弱犹豫，拷问写作的意义。这些灼痛灵魂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与大师的怯懦相比，玛格丽特勇敢非凡，让我联想《浮士德》诗句：“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她是布尔加科夫第三任妻子伊莱娜·希洛夫斯卡娅的化身。正如玛格丽特拯救大师手稿，伊莱娜也拯救了《大师与玛格丽特》。

为了爱情，玛格丽特不惜变身魔女，主持撒旦



的午夜舞会。她“眼眸中有着女巫的目光、脸上凶残又冷酷”。然而，舞会结束后，她居然愿意牺牲与大师的重聚，去帮助女鬼弗丽达，使她免于永恒的惩罚。魔鬼沃兰德对此评价道：“仁慈有时候出其不意、鬼鬼祟祟地从最小的缝隙里爬进来。”凶残冷酷又仁慈，唯独没有怯懦——相比大师，玛格丽特是一个更生动迷人的角色。

布尔加科夫最为华丽的文字，也献给了这位女主角。《飞翔》一章，玛格丽特化身女巫，骑扫帚飞翔。“隐形！自由！隐形！自由！”整部小说倏然超拔，峰回路转，由莫斯科的现实狂欢，转入地狱盛宴的梦幻狂欢。玛格丽特连接起了生与死两个世界。

《撒旦的盛大晚会》，是小说真正的高潮和华彩。阅读过程中，我不断联想保罗·德尔沃的绘画：浓重阴郁的色彩中，骷髅和美丽的裸女并置。不同的是，保罗·德尔沃幽深宁静，撒旦晚会则血腥狰狞——一具具腐烂的尸体，复活成俊男倩女，经过一夜狂欢，重新归为尘土。我们常说，浮生若梦，是虚空，是捕风，布尔加科夫却把死亡描写得犹如一场梦。撒旦舞会一次次举行，死者们被一次次召回。他们死去了，却仍因生前所犯的罪而不得安宁（比如弗丽达，用手帕捂死亲生儿子，死后每天清晨醒来，都在床头柜上看到那条手帕）。

在布尔加科夫眼里，永恒的家园就是安宁。安宁的本质是自由。小说结尾处，利未·马太说，耶稣已读大师的小说，请魔鬼“带走大师并赐给他安宁。”沃兰德问：“你为什么不自己把他带到光明之处？”利未说：“他不应该得到光明，他应该得到安宁。”

大师死了，跟随魔鬼离开世界，他终于拥有“冷漠的宁静”，再也不需要写作。“大师的记忆、大师的焦虑，那如针刺的痛苦回忆慢慢开始消失。有人赐予大师自由，正如大师赐予自己创作的主人公自由一样。”大师为彼拉多的故事添上结局——他“赦免了占星术师的儿子、犹太的第五任总督、金矛骑士本丢·彼拉多。”

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作的主人公，安排了这样的“大赦和永远的避难所”，可以窥见写作之于布尔加科夫，是自我拯救之道，却难以成为“永远的避难所”。他所企盼的安宁，是在肉体死亡之后，放下纸笔之时。但绝对而永恒的内心秩序，是自由，是天堂，是耶和华的赐予。“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出埃及记》14:14）”而彼时彼刻，身处死寂般的孤独之中的布尔加科夫，也许并未藉着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抚平灵魂深处的不安宁。



下篇

一

阅读布尔加科夫，我愿意将之与索尔仁尼琴比较。后者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流亡。这也是异常痛苦的选择。索尔仁尼琴无法想象自己住在国外，为完全陌生的读者写作。“我所有的兴趣，所有关心的事，都是俄国。”他在一个名叫卡文迪什的美国小镇生活18年，坚持写作长达数千页的《红轮》。它由几百个真实和虚构人物汇合而成，是一部关于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史诗。索尔仁尼琴燃烧生命般地写作，意图就是：批判极权，保存历史记忆，讲述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既泯灭了自己的过去又断送了自己的未来的悲惨历史”。

这样的历史使命很崇高，也很沉重。它让《红轮》的文学性淡薄了。哈金评价道：“他（索尔仁尼琴）的早期小说……起码能在时间流逝中留下点什么。相比之下，他的后期作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文学逻辑，而全部由历史串联。”此话暗示：丧失了文学逻辑的作品，经不起时间考验。

文学的逻辑，是文学的第一逻辑。若以纪录历史为任务，纪实文字更有历史价值；若以政治批判为目的，政论时评更直接有力。我们有记者、学者、记录者……其中一些甚至文笔斐然。那么，人类为何仍需要文学？必然是因为，它有着非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审美的愉悦，人性的穿透。文学性才是文学的首要属性。文学的逻辑起点和最终指向都是：人。

如布尔加科夫所言，“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世界上的人和物，都是善恶交

织，光暗错杂，都是呈阴影状。在此意义上，文学不提供明晰完整的解释，也非为所有问题给出答案。文学是认知世界的独立维度，不依附意识形态，抑或伦理准则。它与它们彼此补充，相互参映。一切“揭露”、“批判”、“弘扬”……以及诸词之后的宾语，都是文学的累赘。

反抗式的写作，受限于它的宾语——反抗对象。“敌人”只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概念。人性才是恒定和普遍的。相比控诉敌人，直视人性更需勇气：你跟你的敌人截然不同吗？贪婪、嫉妒、争竞、谎言……这些人性的软弱，真的与你无关吗？如果控诉是一个人唯一的姿态，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采取的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构成黑暗的一部分。因为，“你不过是人。”

在布尔加科夫那里，没有大是大非的批判，只有

关于善恶关系的思考（“假如世上不存在恶，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没有勇敢与正义的单向度展现，而是走到勇敢背面，洞视人性的亏缺。（“怯懦才是人类缺陷中最可怕的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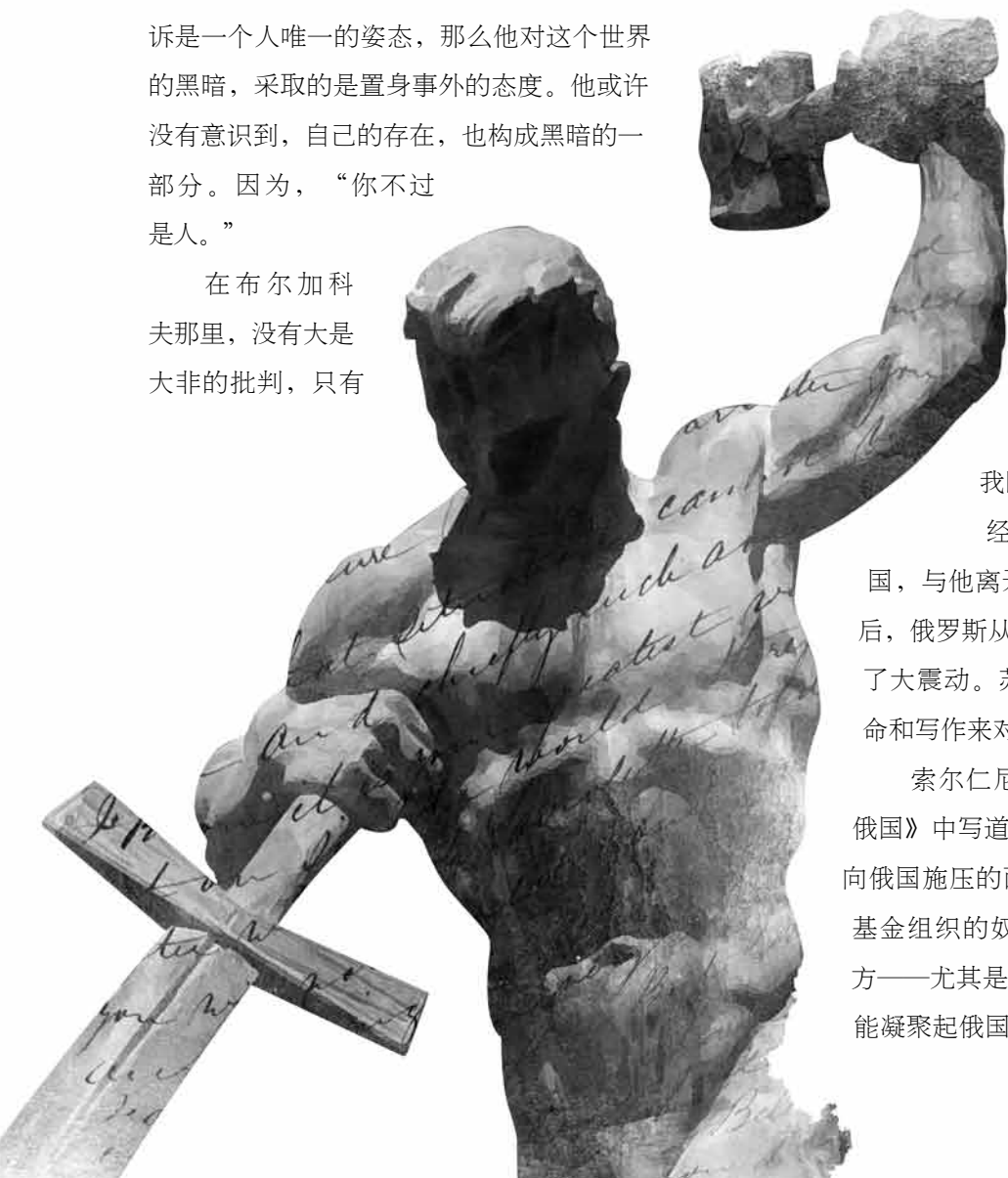
布尔加科夫在更抽象的意义上，呈现苦难和人性。苦难在上帝的秩序之中；魔鬼在每个人的内心之内。索尔仁尼琴记录“怎么样”，布尔加科夫思考“为什么”。如果没有反思，尤其是对个人内心的反思，历史会重演，错误将继续，人最终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二

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经过四千多公里旅程，他由阿拉斯加飞抵西伯利亚，来到当年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他走下飞机，穿过欢迎人群，俯身触摸脚下土地。这个悲壮的动作，传达了他难以言表的心情：我回来了。

经过二十年，索尔仁尼琴面对的祖国，与他离开时迥然不同。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俄罗斯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模式，都经历了大震动。苏联解体了，索尔仁尼琴用整个生命和写作来对抗的敌人消失了。

索尔仁尼琴对此痛心疾首。他在《崩溃的俄国》中写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



强迫地嫁接到俄国。”……

若将这些言论放到当下，会被视为“五毛”、“阴谋论”、“反普世价值”。索尔仁尼琴在国内被禁，却在西方出版；被国内驱逐，却被西方接纳。他在美国生活多年，获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却始终拒绝学习英语，“对西方一无所知”（桑塔格语）。以坚持拥有苏联护照为荣的索尔仁尼琴，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是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

他认为西方文化腐朽堕落，忧虑俄罗斯人被其侵蚀。他反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他多次表示对前苏联解体的不满，反复申明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他愤怒地质问：“俄罗斯民族为什么要受制于少数民族？”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车臣，造成平民伤亡时，曾经坚持大声控诉的索尔仁尼琴沉默了。

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勇敢、正义、自由、抗争……的化身，为何面对明显的的不义和杀戮，却不愿发出声音？尤其在当时，发出声音已不构成人身危险。在索尔仁尼琴的价值谱系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高的东西——俄罗斯民族的荣耀。

至此我们看到，永远的反对者索尔仁尼琴，当敌人最终消失时，却成为他曾反对的那种人。索尔仁尼琴的言行和写作，没有摆脱与其他敌人同构的思维方式——将个人泯灭于集体之下，泯灭于大概念之下。

索尔仁尼琴强烈抵制西方文化，“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估且不论文化的闭关锁国是否恰当，单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这类用词，就显得可疑。生命是个体的，精神也是个体的。这是对个体性的承认，也是对多样性的尊重。只有复数的“我们”，没有单数的“我”，会导致政治的悲剧，经济

的错误，文化的落后——这恰恰是被苏联那段黑暗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甚至，“民族的良心”这类称呼，也是可怕的陷阱。民族是一个群体，而良心是私人的。人的行为受法律约束，也受良心约束，但这良心不是别人的，更不是民族的，而是人自己的。在王阳明那里，良心（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而在基督教文化之中，这个“天”有明确所指，即上帝。良心（conscience）这个概念来自新约圣经，首先是一个神学概念。保罗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哥林多前书》10:29）”人只能以自己区分善恶的良心来约规自己。威廉·帕金斯对此阐释道：良心是上帝安放于人心中的，以使人有办法知道其行为是否合乎上帝的道德律令。良心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良心自由”这个重要的清教徒观念，发端于英国，盛行于美国，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形式被制度化，并被《世界人权宣言》接纳，成为普世价值准则。也即是说，当有人说“民族的良心”时，意味着良心这个私人事件遭到了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遮蔽。良心不再是每个人的良心，而是国家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僭越和剥夺。人们会将良心隐蔽起来，在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光环之下，大行道德绑架和伪善之事。

三

索尔仁尼琴的诺奖演说词标题为《为人类而艺术》，这是哈金所言的“成为祖国代言人”的扩大版。文学和艺术，真的可以代言吗？真的应该为一个群体，而非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存在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代言者”的文艺姿态，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我们曾看到一种要求：讲立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有态度（“歌颂呢，还是暴露呢？”），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反文学的，甚至是危险的，它给中国某一阶段的文艺，带来过接近毁灭性的改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作家试图将文学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相比于写作题材和技艺，最难改变的，其实是“讲政治”的思维方式——认为好作品必须是国家的、历史的，唯独不应该是个人的。因为在代言式写作中，代言的宾语是——底层、人民、国家、全人类……在宏大的集体概念面前，个人几乎等同于渺小、浅薄和没有价值。

中国主流文学评价坐标系中，有两类作品容易被认为“厚重”而备受青睐。一类是史诗性作品，一类是地方志式作品。它们通常是气势恢弘的鸿篇巨制，书写了一段中国历史，或者描绘了一方风土人情。但是这类大作品中的某一些，只让读者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却难以记住哪怕一个鲜活的人物。那些人物面目模糊，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

中国当代的宏大作品，基本是“时代史”，而非“个人史”。倘若以人命名，只可能是历史大人物，比如张居正和李自成。倘若以小人物——比如尤里·日瓦戈，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来命名一部几十万的作品，在中国当代的写作中，是难以想象的。

任何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的存在，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时空的纵横轴，只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人。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历史在个体

的生命之中。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同理适用于地方志式小说。所谓风土人情，“风土”不是目的，“人情”才是目的。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中国当代地方志式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呼兰河传》。没有铺陈景色的乏味，没有交代风俗的冗余。萧红的风土人情，落笔永远在“人情”。每个人都是有面孔、有名字、有呼吸的。景色不过是人的背景；风俗不过是人的道具。

比如《呼兰河传》开篇，萧红写城里的十字街，“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是地方志式小说的常见写法：先把画卷展开，背景铺陈好，然后开始说故事。这种写法易有进入缓慢的不足。《呼兰河传》却生动抓人，甚至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比如萧红在开篇处，用足足三千字笔墨，写东二道街上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这泥坑晴雨多变，深浅无常，时而陷了马、溺了猪、冲了墙、淹了街。于是各色人等围绕这泥坑，生出市井百态、冷暖炎凉来。这段描写堪称经典，它让我们看到，怎样让景物像人一样地拥有生命。在小说写作中，倘若景物与人不发生关系，不过是一堆静态的好词好句而已。萧红笔触所及，所有的外界事物，都围绕人物内心旋转起来。难怪夏志清惊呼：“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

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著名散文集《小于一》中写道：“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他和索尔仁尼琴一样流亡美国，不同的是，他进入大学写作执教，开始用英语写作，他是作为一位美籍俄裔诗人获得诺奖的。与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的野心不同，布罗茨基的写作处于“小于

一”状态。“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从一个人、一个小男孩开始，而非从全人类、全世界开始。米沃什评价布罗茨基，“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was sort of detachment）。”布罗茨基自己则说，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个人主义精神（spirit of individualism）”。

四

哈金是一位与布罗茨基生活轨迹相似的作家。同样离开了社会主义祖国，同样在美国生活多年，同样加入了美国籍。当然，寥寥几笔简历，无法传达出具体丰富的生命感受，比如与以往生活彻底断裂的疼痛，比如被骤然抛掷入另一种迥异文明的无措。

哈金描述他在曼哈顿街头苦闷游荡，描述他被奈保尔关于个人 / 集体的阐释击中内心。他写道：“对我来说，奈保尔的文章抓住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精髓，这个段落是如此地刺痛我，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相同的思想，要相信你和你的祖国有一个隐形的合同。作为公民，你就要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在美国，在这里，你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工作，才能保证桌上有食物，要学着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撤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和布罗茨基一样，哈金开始用英语写作。布罗茨基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而他自己呢？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即“为讨喜一个影子”。

哈金的理由更为绝决。“在中国大陆，文学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控制资源的分配，从而可以窒息一个作家，甚至创造一个作家。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用英语写作，使我孤零零，我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





件下孤独地写。换句话说，我得接受我作为一个放逐者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在这种条件下，也并非总是消极的。一个国家可以流放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也可以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放弃母语是残酷的。对于很多写作者，最大的乡愁是母语。与其说是生活在国家之中，不如说是生活在语言之中。布罗茨基感慨异国语言成为了记忆屏障：“任何一种来自俄罗斯王国的体验，甚至是用摄像般的精确描绘出的体验，都会被英语语言反弹回来，仅在其表面留下一道可见的痕迹。”

与此同时，布罗茨基也注意到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分析习惯所累，——也就是说，用语言去解剖体验，于是便剥夺了人们思想的直觉的特长。……我所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恰好为俄国人所具有的关于邪恶的先进观念，却因缠绕不清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

面对如此两难，哈金的选择是：放弃母语写作，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为一个真正的个人，“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如果说，哈金和布罗茨基是通过流亡，借助语言、环境、阅读的改变，来改变思维和写作方式的，那么被苏联就地掩埋的布尔加科夫，又是怎样实现生命的更新的呢？他是往反方向走。是在绝对的孤独之中，退回个人，退回内心，为了安宁和自由而写作。

如圣经所言，“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静默让布尔加科夫获得更为广阔的自由；在他的个体生命与整个国家之间，拦起了一道坚固屏障；使他没有被苦难遮蔽眼目，被仇恨摧毁思考。他凭借一己之力，破除了一个国家施予的魔咒，彻底地“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这是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剧院小职员布尔加科夫，是文字里的勇士。

黑暗无边，布尔加科夫只管书写。他无法预测这些文字，可以隔着时间和空间，与我们相遇。佩索阿在《惶然录》中有一句话：“写下即是永恒。”能够刺破黑暗的，不仅仅是光。历史一次次证明，生命的意义高过一切，文字比独裁者更永恒。

“超人道德” 与 “自然法则”

临风



引言

在路易斯的《魔法师的外甥》（纳尼亚前传）中，男孩狄哥里受好奇心的驱使，意外唤醒了邪恶女巫贾迪丝。结果狄哥里和波莉又不小心把贾迪斯从快被毁灭的世界带到了地球。盛气凌人的贾迪斯，驱策着安德鲁舅舅，企图征服世界。

在这个童话故事里，贾迪斯和安德鲁舅舅，一位是统治者，一位是魔法师。我们若从路易斯另一本书《人的废除》来看这类人，不难发现他们是高于常人的“控制者”（超人、精英、行为学家……）的代表。他们自认为有“更高、更寂寞的命运”。自认为“常理”只是为凡人预备的，对他们这一小批特殊的人而言，应当有自由超越“常理”，以追求知识、权力和财富。结果，这些“控制者”所带来的，不过是毁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超人道德”

《罪与罚》的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大学生，他虽然有忧郁症，又有点神经质。但他



自命不凡，有超人道德（超人道德）的情结。他自觉是“为民除害”而杀死了当铺老板，没想到此举带来了“附带伤害”。为了灭口，他不得不把当铺老板那无辜的妹妹莉扎薇塔也一并杀害了。

从下面这段他与一位军官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行凶前是怎么想的：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真想杀了这个该死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请你相信，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良心的谴责”，大学生激动地又加上了一句。

……

“对不起，我要向你提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学生激动起来。“当然，刚才我是开玩笑，不过你看：一方面是个毫无用处、毫无价值、愚蠢凶恶而且有病的老太婆，谁也不需要她，恰恰相反，她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活着，而且要不了多久，老太婆自己就会死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吗？”

军官凝神注视着情绪激动的大学生，回答说：“嗯，我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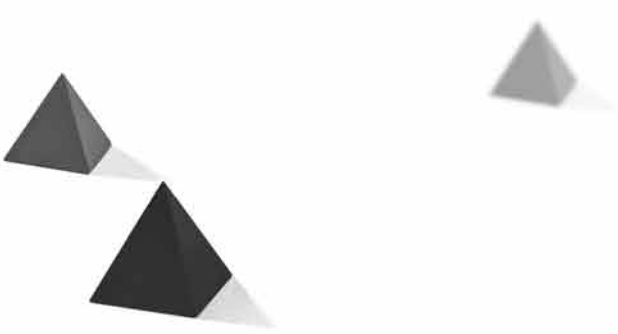
“你听我说下去。另一方面，一些年轻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帮助，以致陷入绝境，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到处都是！杀死她，拿走她的钱，为的是日后用这些钱奉献于为全人类服务的大业、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做千万件好事，能不能赎一桩微不足道的小罪，使罪行得到赦免，你认为呢？牺牲一个人的性命，成千上万人就可以得救，不至受苦受难，不至妻离子散。一个人的死换来百人的生——这不就是数学吗！再说，以公共利益来衡量，这个害肺病的、愚蠢凶恶的老太婆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她不过像只虱子，或者蟑螂罢了，而且还不如它们呢，因为老太婆活着是有害的。她吸别人的血，她吃人：前两天她还满怀仇恨地咬了莉扎薇塔妹妹的手指头：差点儿给咬断了！”

“当然啦，她不配活着，”军官说，“不过，要知道，这是天意。”

“唉，老兄，要知道，天意也可以改正，可以引导，不然就会陷入偏见。否则，就连一个伟人也不会有了。大家都说：‘责任，良心’，我绝不反对责任和良心，不过，我们是怎样理解责任和良心呢？”

大学生继续说：“我是为了正义……”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这种“不平凡”的人眼中，他是新世界的推手。他拆毁旧世界、旧制度，建构新秩序，是为了建立新世界，为此他不得不使用些非凡的手段。他心目中的楷模是拿破仑、穆罕默德、梭伦（雅典立法者）、来克格斯（斯巴达立法者）等人。这种思想在一篇他发表过的文章《论犯罪》里表现得相当露骨。



在他杀人后，侦查员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波尔菲里试探他说：

“两个月前我在《定期评论》上拜读了您的大作，我看得津津有味。”

……

“我记得，我是在分析罪犯在犯罪的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

“不错，您坚持说，犯罪经常是与疾病同时发生的。非常，非常新奇。不过……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倒不是您论文中的这一部分，而是文章结尾所提出的一种观点。可惜，对这一点您只是模模糊糊地作了一些暗示……总之，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文章作了某种暗示，似乎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能够……也就是说，不是能够，而是有充分的权利胡作非为和犯罪，似乎他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我只不过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也就是说，并不是官方给予的正式权利，而是自己有权允许自己越过自己的良心这道障碍……而且这仅仅是在为了让他的思想（有时也许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得以实现。”

“这观点就是：按照自然规律，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平凡的），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仅仅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名副其实的人，也就是有天赋或天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上发表新见解的人。第一类，也就是那些材料，就其天性来说，一般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循规蹈矩，驯服听话，也乐于听话。照我看，他们有义务驯服听话，

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有什么有伤尊严的事情。第二类人会违法，他们都是破坏者，或者倾向于违法和破坏，这要根据他们的能力而定。他们为了更好的未来，会破坏现有的东西。为了自己的思想，如果需要，哪怕是需要跨过尸体，需要流血……”

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平凡人没有什么定见，是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是让超人、伟人驱使的工具，甚至是可以被牺牲的对象。所以他说：“有的人犯罪，是因犯罪者意志力与理智太薄弱；如果我犯罪，却是因为意志力与理智超级坚强之故。”

十九世纪中叶是现实主义的顶峰时期，旧文明与传统思想正在解体。精英们认为只要社会制度完善，环境改善，人类文明即将进入乌托邦的应许之地。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妓女苏妮雅正好代表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二元对立。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聪明绝顶，有抱负，相信“超人的福音”，认为超人能够把人类带入乌托邦。妓女苏妮雅为了对家人的爱和怜悯而牺牲自己，最后沦为妓女，被社会唾弃。但是，受苦的她却更有“基督精神”。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痛苦不能自持时，宁愿被火烧死、被枪毙，也不要软弱下来，更不要被人怜悯同情。然而，他不能安抚良心因滥杀无辜而产生的愧疚和煎熬，他必须向一个人倾诉。拉斯柯尔尼科夫因此突然来到苏妮雅的住处，这让苏妮雅非常不安：

他在房内徘徊，一语不发，也不对她瞧。末了，他走近她面前，眼睛闪出火光似的，按住她的肩膀，

直朝著她含泪的眼光瞪，他的眼神是尖锐的、热烈的、动人的，突然，他一骨碌跪到地上。

苏妮雅以为他疯了，拼命后退：“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是向你下跪，我是向一切受苦的人类行礼呢。那些贵人根本不值你一个小趾。”

“你怎么这样说？我是不体面的人啊。”

“不体面没错，你是罪人没错，你住在污劣之中，可是你却有如此高尚的情感，你在大大的受苦啊……你为什么没有自杀或疯掉或败坏掉了呢？难道你还在等奇迹？”

他看著苏妮雅，知道了答案，叹息道：“上帝到底帮助你了什么呢？”

后来，他看到桌上的圣经，他要苏妮雅为他念那段拉撒路复活的故事。

苏妮雅念完，说：“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全念完了。”

在这贫困的房间，幽暗的烛光照着凶杀犯与妓女，他们却一同念著圣书，这多奇怪啊！

拉斯柯尔尼科夫叹口气说：“我如今只剩你一个了！我得跟你说一件事。你知道是谁杀了莉扎薇塔（当铺老妇的妹妹）吗？”

苏妮雅惊吓极了：“你知道凶手是谁？”

“我得找人说出来，你是唯一的了……但是我明天再来吧……再见，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问了一大堆问题。最后，他终于说出实话了：

“其实，我不是在质问你……我是在求恕啊，梭娜！”
……

苏妮雅心中感到剧烈的痛楚，一种冥冥中的预知。她等他说出来。

“我不是在刁难你啊！苏妮雅，我这一辈子一直

在问自己刚刚这些问题呢！”

“你一直在受苦啊！”苏妮雅可怜的低语著。

“你知道是谁了吧？”

“喔，老天啊！”苏妮雅嚎啕。她躺到床上，脸倚著枕。

然后让他永远无法忘记的，是她又坐起来，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双手，温柔的凝视他。然后她围抱他的颈项，紧抱住他：“你作了什么事啊！”

拉斯柯尔尼科夫露出凄惨的脸容：“你为何不骂我，却拥抱我呢？”

“因为全世界没有比你更不快乐的人了！”她狂狂地喊。

那他一向不容许的情绪在心中翻搅，他的心一软，两颗眼泪蕴藏在他的眼眶中，就要掉下了。

……

“苏妮雅，因为我想作拿破仑，所以我把她杀了。我不想一辈子只是一条虫，一只跳蚤，我想作拿破仑，但是我需要机会，我需要钱……这就是我杀人的原因……我不是为了想饱肚子，我是想拯救世界啊。伟人需要胆识，奴颜屈膝者永远没有权力。我要证明自己的胆识，看自己能否跨过障碍……苏妮雅，拿破仑也曾越过他的障碍……结果苏妮雅，我发现我同时也杀了我自己……”

“我真的得到西伯利亚吗？”

“是的，以受苦去赎你的罪吧。证明你不是跳蚤，是新生的人。”

“你会陪我吧？”

“我一定陪你。”

他俩悲哀而忧愁的并坐著。仿佛孤零零地被狂风巨浪冲到荒岛上，现在他的寄托只剩下她了。

“梭娜，你有十字架吗？”

“有两个，一个是铜制的、一个是木做的，我把

木做的送你，因为铜制的是莉扎薇塔送的。这样我挂莉扎薇的十字架，你挂我的。”她说：“我们一同受苦难，也一同挂十字架啊！”

他终于去自首了。

拉斯柯尼科夫在西伯利亚有狠长一段时间没有笑容。使他痛苦的不是苦刑，而是骄傲遭遇的重挫，内心的挣扎，使他对苏妮雅狠粗暴，但苏妮雅默默地陪著他，没有怨言。

拉斯柯尼科夫在复活节后大病一场，神智时醒时昏。他梦见全世界都得了很奇怪的瘟疫：这个瘟疫使得患者个个都相信自己有智慧，并以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每个人都确信自己毫无差错。可是也因此，全世界都再也不能判断什么是罪恶，什么是良善，谁应受罚，谁该免罪；人们互相冲突，互相诋毁，互相残杀，人人都以己之“是”责人之“非”。最后，全世界只有少数人得救，但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没有人听过他们的声音。这个梦让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重要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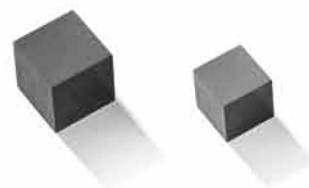
昏乱中他尚知道苏妮雅每天都会到医院来探视他。有次，两人一齐坐在大石上。事情发生得很奇怪，拉斯柯尼科夫突然倒在她面前大哭。她起初大受惊吓，后来才懂得，这个不让自己表达软弱情感的男人内心深处的骄傲终于崩溃。他再次央求苏妮雅为他念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他“复活”了！


虽然刑期还有七年，但是他不再害怕，并开始期待离开西伯利亚后的新生活了。他不再需要理会那超人的理念，也再也不必以做凡人为耻，因为他是个新造的人了。拉斯柯尼科夫终于爬出了自设的壳子，让“恩典”（恩惠）的光照射了进来。

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一共做了三个梦，但是最后一个梦的意义更为重大。他用瘟疫表

达了他内心的怀疑：“超人道德”是站不住的，它不过是人类野心的表现，是强人本位的世界秩序。瘟疫的灾害埋下了新生的伏笔，也就是“只有少数人得救”的隐喻。换句话说，他的良心证实了，人世间有种“绝对”的是非观（自然法则），那是他无法用“超人道德”消灭的。这个是非观是人类良知共同的见证。它不是为了利己，或是以己度人，而是以道德标准度己。虽然人类无法完美实行这种道德标准，对它的了解有时也不十分完备，但是，他不能否认这种是非观的存在。在《返璞归真》中路易斯称之为“自然法则”，因为它不是人类的发明物，人类所有的文明都见证它的实在。路易斯认为，“自然法则”的存在说明，后面必定有个更高的东西或人物，赋予它意义。从基督教来看，这种道德观反映出上帝的属性，并将他公平、公正、不自私、勇气、信任、诚实、真实、慈爱、同情和宽恕的性情表达出来。这些观念经常向我们的良心说话。路易斯在《人的废除》里面声明，只有当“自然法则”（一组绝对的道德标准）受到尊重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维持“做人”的标准。他说：“坚定相信一套客观的价值，是避免暴政与奴役的必要条件。”这句话何等精辟！

或许，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作道德上的“普世价值”吧。路易斯深知，当我们忽视道德上的“普世价值”时，总有些人会变成“控制者”，就像《魔法师的外甥》里面的女巫贾迪斯和魔法师安德鲁舅舅一样。他们忽视“自然法则”，总想发明有自己“特色”的新规则，树立为自己服务的新价值。





死亡的不是文学， 是作家的灵魂

北村

在我参加一个关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谁更持久的讨论会上，慕容雪村断言文学将要死亡。有报纸评论我对此论调非常“愤怒”，也许言过其实，不过我的确有些哀伤，我难过的不是文学将死，而是作家已死。关于文学将死论古来并不新奇，但在我们这个理性并未充分发展的文化中，却常有人轻率地断言文学将死，问题倒是严重起来。

我们知道，文学是一种以文字为内在介质的表达人类精神的形式，历史上更更换过许多外在介质，如金石文学，也曾印在兽皮上，如羊皮书，现在印在纸上，将来可能用诸如液晶的方式存在。但无论其外在介质如何改变，只要人类仍然继续用文字交流，文学就不会消失。到今天金石文学仍然存在，只是数量稀少。电影出现了，文学也还活着。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所以，我忧虑的不是文学将死，而是为什么常有人轻率地提出一些严重命题。今天我们是在纸上写作，还是在电脑上写作，是在线写作，还是脱线写作，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这个写作者和文学的关系，就是你认为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在这次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讨论会上慕容雪村有一个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学可以不为道德负责，这种论调使我大吃一惊。

文学不是简单的道德劝诫这不错，但文学竟可以不对道德负责，我真是被吓了一跳。如果作家只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他放弃灵魂探索和道德纠正的使命，不但

他无法正确描写苦难本身，他自己也将陷入黑暗。因为没有光就不明白何为黑暗，对光的敏感带来对黑暗的洞察。如果作家放弃把光作为校正黑暗的指标，就无法做到如加缪所说文学对人性的“纠正”。

这西方现代主义的整个实质就是他们放弃了宗教信仰的引导，以人自身作为出发点，从阿奎那“人的理性未完全堕落论”为发端，西方文化开始失去统一性，走向“割裂”，此后他们的人文主义发展的轨迹就是使用“二分法”的一连串失败的纪录：失去了信仰的中心维系，人类只好用共相和殊相，抽象和具体，上层和下层的方式来描述本来作为生命的统一体。

从卢梭的“自主的自由”和“自主的本性”，到康德的“本体”和“现象”这种割裂达到顶峰，黑格尔已无力真正“统一”知识，他的“正反合”理论是人类第一次正式宣布放弃这种努力的标志，于是乎到了我们被告诉了一个悲观结论：只有非理性的一跃可能让人回忆昔日辉煌，而在理性领域，人已彻底悲观。人终于完全失去了统一而碎片化。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后（然而上帝并没有死，人自己却成了浪子），卡夫卡写出了甲虫和地洞中的“无名”体验，写出了流放感和饥饿的艺术家。这就是人失去信仰引导后的由人来作出发点的异化困境。

也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的实质。今天我们所处的消费主义只是它的其中一个表现。

这一切的后果都是因为文学并没有死亡，但我们却“相信”它要死亡。相信是什么？

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就是说信本身就是盼望的那事的本质，是没看到的那事的证据，信本身就是本质和证据，有信就有盼望，有信就有爱，也就有文学。

我可以断言，即使真的人类中所有作家都放弃了文学，只要我这一个作家不相信，只要我一个人还在写，文学就不会死亡，因为我不“相信”文学灭亡论。

但我相信，作家会死亡，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灵魂不再活动，他就是死了；死了的人还要说话，就只能聒噪。恶炒就是其中最伤心的一页！





在上帝面前 我们都不及格(节选)

临风

一

人世间有两种名声。一种表现在职场：我们努力工作，花时间装备自己，希望能熬到像样的名片和简历，以博取人们的羡慕。另一种名声是希望受到人敬仰，让人赞赏你的为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戏剧化地把追求事业成功的本事称为“简历美德”，把追求盛名传世的作为称作“悼词美德”。他长期与政治人物打交道，发现这些人在私底下很容易亲近，但是到了政治场合却不通人性。这两副面孔很难调和。他说，我们花尽一生的时间，打点“简历美德”，最后却希望他人以“悼词美德”看待我们。但可惜这两种“美德”的价值常常彼此抵触，以至于我们实际的追求与我们内在的价值观有段很大的距离。

布鲁克斯是犹太裔，他曾提到一位犹太拉比约瑟夫·索罗维奇（Joseph Soloveitchik）对他的影响。索罗维奇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有信仰的孤独人》的

书，里面描述两个亚当，他称之为“亚当一号”和“亚当二号”。

亚当一号是世俗的，他雄心勃勃：要开创、建立、革新，只专注“简历美德”。亚当二号则专注“悼词美德”，他要我们不仅做好事，并且要作好人。他要我们尊敬上帝和祂的秩序。

亚当一号要征服这个世界，亚当二号要倾听世界的呼唤；亚当一号尽情享受成就感，亚当二号则享受内在的和谐和力量；亚当一号质问事情如何运转，亚当二号则关心我为什么在这里；亚当一号的座右铭是“成功”，亚当二号的座右铭是“爱、拯救、回报”。

可是在当今利润挂帅的文化里，只有亚当一号可以得到报赏。人们用行动证明，自我实现和追求成就才是我们真正的偶像。

我虽然自认是个有信仰的人，但我回头才发现，我的价值观虽然是“亚当二号”的，而我的时间却全部花在“亚当一号”上了。用今天的常话说，我原来一直在经营着“面子工程”。

二

人总是从表现和成就来度量他人，甚至不少基督徒也习惯用事工上的成就来衡量他人。事实上，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及格，我们都只能靠着恩典活着。

我常想起卢云的故事。在执教于圣母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多年以后，卢云毅然辞职，参加方舟团契，去加拿大多伦多的“黎明之家”，照顾那些心智和身体有残障的人。我们觉得卢云这个抉择很伟大，但他不是为追求伟大而去。他认识自己的缺陷，他知道自己喜欢受人恭维，喜欢耀眼的“履历表”。他去“黎明之家”正是对那些缺陷的矫正，因此，他没有把“简历”带去，结果，从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身上，他学习到了爱，也认识了恩典。

恩典不需要推荐信，不需要履历表，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推荐信，我的履历表。

亚当一号根据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做选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风险才有回报。亚当二号的逻辑却刚好相反，你必须先把自己的意愿寄托给上帝才能得到力量，你必须学习忘记自己才能得到满足，你必须学习失去自己，才能找回自己。

亚当一号建立在堆砌自我优点的基础上，它注重面子，容易带来自我膨胀。亚当二号却是建立在承认自己错误、虚荣、龌龊和骄傲的基础上，由于仰赖上帝的恩典和宽恕，从而得到力量，它让我们超越面子工程。



向自己传福音

王怡

在圣经《诗篇》中，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擅于向自己传福音的人。他抓住一切机会，包括他的痛苦，他的冤屈，他的困乏，来向自己传福音。

大卫在《诗篇》中，有两个常用的呼语。一个是对耶和华的呼语，“神啊”，“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王我的神啊”，“耶和华啊”，“雅各的神啊”。他把自己生命处境中的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祈祷、求告。这是他向自己传福音的源头。

另一个是对自己的呼语，就是“我的心啊”。这是大卫向自己传福音的一个固定句式。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向自己布道的。

第一、在受苦和困顿以至心意冷淡的时候向自己布道：

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诗篇》16:2）

第二、在惶惶不安或愤愤不平的时候向自己布道：

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诗篇》62:5）

第三、在骄傲以至忘形和忘恩的时候向自己布道：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篇》103:1-2）

其他的《诗篇》作者，包括可拉的后裔和大卫以后的君王，也是如此。

第四、在忧伤以至失去平安喜乐的时候向自己布道：

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篇》42:5，在这首诗中，诗人向自己的心发出三次呼求）

第五、在心灵陷入迷途与被掳的时候向自己布道：

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诗篇》116:7）

《诗篇》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灵命中，必定充满了这两种不断往复的呼求。呼求主，和呼求自己。而且一定是先呼求主，然后呼求自己，接着再呼求主，然后再呼求自己。

我讲过一个寓言。爷爷对孙儿说，人的心里住着两只狐狸，一只是好的，一只是坏的。它们在人的心里不断厮杀。孙儿问爷爷，那么，到底哪一只最终获胜呢？爷爷回答说，是你经常喂的那一只。

这个故事很好，但还不够好，因为没有福音。

关键的是，我的心啊，我拿什么去喂你呢？

只呼求主、而不呼求自己的信仰，是一种迷信和偷懒的宗教（凡迷信都是偷懒的）。但是，只呼求自己、而不呼求主的信仰，则根本不是信仰，而是一种道德理想。

大卫对自己的呼求，表明：

第一，在我和我的心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

第二，我在本质上是一个分裂的人，和犹豫的人。

如同保罗所说，在我里面有两个声音，有两个律。一个是老我，一个是新我。这是保罗在圣经《罗马书》第七章，受圣灵所感，而写下的真实见证：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这段经文表明：

第一，基督徒的人格，比非基督徒更复杂。

第二，基督徒可以研究非基督徒的心理，但非基督徒无法研究基督徒的心理。

第三，只有基督徒的心灵，可能达到人类心灵

在今生所能达到的最深刻、也最痛苦的地步。

因为不信的人，只了解不信，不了解信。而我们既了解信，又了解不信。

因为不信的人，只了解罪人，不了解圣徒。而我们既被上帝称为罪人，又被上帝称为圣徒。

一方面，这世上最优秀的不信的人，也只能朦朦胧胧地了解所谓的宗教情怀，或所谓的虔诚。但只有我们，才拥有关于信仰的内幕资料。这是非基督徒无法进入的，我们当时也是站在门外，怎么都进不去。因为耶稣对尼哥底母说，除非从水和圣灵而生，人就不能见神的国。

另一方面，基督徒又比这个世上最坏的不信的人，更了解人性的恶。如保罗所说的，在“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上，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着非基督徒望尘莫及的痛苦和体验。恰恰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重生的心灵，我们对罪恶，才有了熟悉而敏感的全新认识。

就像一个从加拿大来的人，一进入中国境内，就开始打喷嚏。因为他的生理状态，反而比居住在雾霾中的我们更了解什么叫雾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随时向自己传福音的原因。

因为我们是一种跨界的新人类。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有点像变种人。就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去过美国的人，又回来生活在中国。在他周围，只有他知道美国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又必须接受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结果是，他成为了他身边的人的祝福。大家饿晕了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听他讲什么叫麦当劳。有一只鸡，它的身

上每天都会长出无数的鸡腿，怎么吃都吃不完。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人最终就精神分裂了。

因为他承受不了同时活在两个世界的压力——准确地说，我们都能承受带着对一个更糟的世界的了解，而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的压力；却难以承受带着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了解，而活在一个更糟的世界中的压力。

如果是这样，宣教就不可能。向自己布道，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使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黑暗的，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一个是丰富的，一个是贫乏。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专制的（被他人和被自己专制）。

——除了十字架上的福音。

——除了那位带着对一个最好的世界的了解，而活在一个最坏的世界中的耶稣基督。

是基督降生的马槽，使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中的痛苦、记忆和挣扎，成为可能。

是基督复活的空坟墓，使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信心、盼望和圣爱，成为可能。

为什么我们必须终生向自己传福音？因为我们终生都同时活在两个世界。现在的，和将来的。属地的，和属天的。耻辱的，和荣耀的。

我们的国民身份和最高效忠属于另一个国。但我们





又是地上国的长期居民，参与所在国的一切活动。

我们是寄居者。寄居者的一生，总是处在被赞美和被逼迫的张力中。

我们都是外交官，活在一座城邦，却效忠于另一个城邦。

我们的痛苦和盼望，都来自于福音所赋予我们的这一身份。

我们的一生，必须在巴比伦城里，反复地向主呼求：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们的一生，也必须在我们内心的那座巴比伦城中，反复地向自己呼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因此，请允许我向你们（也向我自己，因为我也许是这间教会最需要听到福音的人），提出几个向自己传福音的建议：

第一、在被批评和误解的时候向自己传福音

因为福音就是对我们的否定，福音又是对我们重新的肯定。如果否定是彻底的，肯定也将是彻底的。不完全的否定，带来不完全的肯定。这就是有漏洞的建筑会在洪水泛滥时垮塌的原因。因此，来自他人的批评和误解，带来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否定的机会，也是一个向自己传福音的机会。

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批评和误解，来得越突然，越少见，越尖锐，我们通常就会越痛苦，越愤怒，越拒绝。然而，如果批评和误解，来得越突然，

越少见，越尖锐，这样的机会显然就越珍贵，成为你生命成长的稀世之宝。因为，千载难逢的批评，将带来千载难逢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伟大的圣徒，在千年之后仍然受到批评，而大多数人一旦死了，就再也没有人有兴趣去批评他的原因）。

因此，我建议你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由衷地感谢自己的批评者；尤其是那些为你而花了许多心思的、有创意和有勇气的批评者；特别是那些在基督里、在批评你之前曾为此祷告过的弟兄姊妹。我很担心，即使是真信徒中的大多数人，都只有等到将来复活之后，才会满怀羞愧地、真正认识到这伟大的友谊。

无论他人的批评是否正确和可取，被批评或被误解，都是最好的、向自己传福音的机会之一，你必须借着这件事，向自己传讲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被彻底否定的主耶稣基督。

因此，我建议你们在受到任何批评时，都坚决地相信以下三个命题：

- 1、凡是批评我的人，都是上帝派来批评我的；
- 2、我的生命中一定还有自我否定的余地；
- 3、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收养的儿女；

以及接下来的几个建议，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靠着主的恩典去思想：

第一、如何痛苦和受亏损的时候向自己传福音？

第二、如何在公共崇拜和聚会的时候向自己传福音？

第三、如何在听道和领圣餐的时候向自己传福音？

第四、如何在隐藏的和公开的服侍中向自己传福音？



耶稣的写作

张闵



耶稣往橄榄山去。黎明的时候，他又到圣殿去，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导他们。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她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他们不住地问耶稣，他就挺起身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

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了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挺起身来，问她：“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约翰福音》8:1-11

“黎明的时候”

这是一个特殊的早晨。这是一个不祥的早晨。这是一个要出事的早晨。然而，这是一个满有恩典的早晨。

起初，它看上去像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耶稣像往常那样，坐在圣殿门口向门徒和众人讲道。但危险的雾霾已经悄然聚拢过来。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经学家¹和法利赛人——捉住了一位犯罪的妇人。他们把她带到了耶稣面前，要挑战耶稣的道，并且寻找陷害他的藉口。

耶稣与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自耶稣传道之日起，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不停地对他加以诘难和试探。以往耶稣与犹太人发生冲突，一般都是因为耶稣所传讲的真理跟犹太人所理解的真理有所不同，或是因为耶稣本人涉嫌违背律法，如在安息日医病赶鬼，等等。每一次耶稣都毫不犹豫地通过自己勇敢的行为和智慧的言辞予以反击，而且每一次，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都跌落进自己凭狡诈所设的陷阱当中。

但这一回情况有所不同。耶稣所面对的是一桩无可辩驳的罪，是摩西律法上明确无误地记载着的罪，而且，他必须要当即做出论断，无可回避，没有商量的余地。四周的人都拿起了石头。耶稣所要面对的情况是：他要是一确认这位妇人的罪，她就会被石头打死。或者，他要是否认这位妇人的行为有罪，那他本人也将会一道被石头打死。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危机时刻。

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向三一神发起了挑战，考验他的神性，也考验他的人性。

这事发生在圣殿门口。

“却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

然而，在此危机时刻，耶稣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选择了“书写”，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是一个奇异的选择，几乎是不可理喻的。

此刻，我们看到，耶稣“弯下身去”，俯身面向这片土地，这片沾满了罪恶的土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是选择了一个谦卑的姿态。这是基督的第一次降临。

无论如何，耶稣选择了一个书写姿态来应对危机，如果这是一次写作行为的话，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写作状态。首先，他没有写作工具。既没有笔，也没有纸。要完成一次写作行为的基本物质条件都不具备。其次，周边环境也不适合写作。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而且是一群居心叵测的人，心怀恶意，急迫地等待他对问题的回应。这种环境，更象是一个战场，一个需要通过唇枪舌剑来搏击的论辩战场。可是，耶稣却选择了写作。这位本应在天上书写真理的经卷和世人罪行判决书的神，他在“地上”的书写却是“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并且，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

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经典的书写姿态。写作者总是低头俯身，单独面对一张白纸所显明出来的世界的“虚空性”。这在另一重意义上，也标榜了写作的真理性的特质——谦卑性。

然而，耶稣选择书写的姿态来应对危机，还有另一重意义。耶稣的行动，揭示了写作的另一功能或使命——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活动，将以一种特殊的姿态和方式，处理写作者个人与世界（环境）的关系。我们

看到，耶稣弯下腰，低下头，垂下眼睛，定睛在一个世人所看不见的事物上。他不注目环境和他人。这一姿态，写作者首先将自己转化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写作是写作者个人面对一个尚未形成的“文本”空间而要采取的行动。这个孤单的行动。写作者置身于孤单的处境当中，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与众人、环境和世界暂时隔离开来。他只定睛在他所要看到的。尽管书写在文字文本完成之后，最终必须交付读者阅读，或写作者会假想有某个潜在的读者的存在，但书写行为本身却不直接与他人交流。它是写作者的一次孤单的行动。而事实上，即便有众多的旁观者在现场，却并没有人试图进入耶稣写作的文本空间里而成为他的读者。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写了什么。

耶稣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充满了敌意和仇恨的环境，一个充满了罪的环境，到处都是争竞、论断和指控。耶稣则要通过书写，营造了一个属灵的环境，将他眼前围绕着他的那个空间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所在。因为，他需要一个与父神独处的环境，单独面对父神，默默与父神沟通。在法利赛人提出律法问题为难耶稣的情况下，耶稣必须重新回到父神的律法当中。他面对那一片空白的土地，如同摩西面对面前尚未书写的石板。他要回到律法被书写之初的状态。

可是，耶稣所书写的看上去却是一个乌有的文本，一部不存在的书，至少可以说，是一部未经阅读的书，而且，它的脆弱的存在，使之显得仿佛一片“空无”。它随时可能被世上行走的脚步所践踏并轻而易举地擦除。他是在书写“虚空”吗？哦，“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传道书》1:2）正因为如此，一般解经家认为，耶稣并未完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没有写下任何有意义的

文字，只是在消磨时间，把围观的人耗走。²但是，看客从来不会被无聊所耗走，因为他们就是无聊本身。无意义的举动并不能抵抗和消除无意义，相反，它将与其所要克服的对象一起沉沦。³如此这般的“虚无”的书写，恰恰是要昭示出更高意义上的书写。任何人为的写作，“都是捕风”，如果它不能够指向终极书写的话。

事实上，在地上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无非是天上的写作的摹本而已。从根本上说，这种“临摹”属性，才给地上的写作带来终极意义。或者说，地上的写作才找到了意义的源头。

关于罪与罚的写作，已经在地上临摹过了。那就是摩西从神那里临摹而来的律法——“十诫”。摩西在西奈山上，同神一起在石版上书写“十诫”，这大概是旧约中所明确记载的唯一的书写行为。而且，首先是神在书写。福音书中的书写行为的记载，则是耶稣的这一次。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他不会是为了打发时间随随便便写着玩的。当耶稣在写字的时候，可以想见周围的环境，那里早已是群情激愤。众人手里都拿着石头，随时准备砸向那个妇人，甚至砸向耶稣本人。而且“他们不住地问”，咄咄逼人。而耶稣则用书写来回应这种逼问。

经上特别写到，耶稣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当初，神在石板上写下“十诫”的时候，经书上也明明白白地记录了他的写作方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与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版。”（《出埃及记》31:18）这里强调了神是用“指头”写作。可见，用“指头”书写，是圣父和圣子共有的写作习惯。他们没有使用人造的书写器具，乃是使用自己的肢体，与大地接触，在地上刻画，就好像神最初抁土造人一样。器具的中介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神要表达和要改变的。

耶稣的写作保持了与父神的完全一致。他在地上所做的，完全是父神在天上所做的，决非为了应付环境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因为，“子靠自己不能作什么，只能作他看见父所作的；因为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约翰福音》5:19）耶稣面对与律法有关的质疑时，选择了与父神一致的书写。耶稣要写的，当然是要写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因为这正是基督第一次降临世上的使命，他所做的就是“在地如在天”。

除了这一次“写字”之外，没有证据表明耶稣曾经有过其他的写作经历。事实上不仅耶稣，在人类文明史之初的那些伟大的原典性的思想家和宗教创始人，都鲜有写作活动。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能言善辩，却也不写作，正如尼采所说——“苏格拉底，从不执笔。”释迦牟尼也偏爱发表演讲。他们的言论，被他们的门徒和追随者笔录下来，传之于世。耶稣之前的犹太先知们也是如此。可见，在通常情况下，在真理的表达方面，口说言辞具有优先性，而写作则是一个次级行为。亚里士多德指出：“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⁴德里达也看出了古典时代语言观的这一特点——“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关系。”⁵但他认为这是古典时代所谓“言语中心主义”的偏至所在。此外，言说行为在言说者与听众之间构成一个直接的交流场域，与之相关的不仅是语词和句段的意义，还有声音、语调、语速、表情、节奏，乃至其间的停顿和静默，都成为其交流的影响性的因素，甚至它可能还会被打断，有人插话、提问、质疑，乃至争辩。这一切，在耶稣的传道过程中都经历过。而书写行为是排他性的，它并不接受旁观，而且，它本身是一次单独而又完整的行为，不接受打断和割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显明了律法本身的完整性。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强调了律法的书写性，他在另一处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马太福音》5:18）律法不只是一言一语，更重要的，它是“一点一画”，是被书写出来的条文，写下来的文字。

而且他在这一事件中，两次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书写成为一种强调和重申。事实上，“十诫”的书写也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摩西带着神写下诫命的石版从西奈山下来，发现以色列民在他上山的期间，在山下拜偶像，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盛怒之下，将石版摔碎在地上。之后，他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山上，跟神重新立约。“摩西在那里与耶和华在一起共四十昼夜，不吃饭，也不喝水。他把这约的话写在两块版上，这就是十诫。”（《出埃及记》34:28）

律法一再地通过书写而被强调，表明它并不随着外部环境和人群的心理状态而改变。书写通过强调符号之间的“差异”来界定意义的边界，使律法成之为律





法。它用文字符号被“一点一滴”记下来，铭刻在记忆的心版上，如卢梭所说的“上帝将字写在人的心中”。它不接受提问，也不接受补充和纠正，而且也不会随着言说者的声音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律法是不可更改的绝对命令。

现在，在这个特殊的早晨，我们看到，基督的“指头”触及地面，这地就要被翻转，被改变。环境就要被洁净，被祝福。

“谁是没有罪的？”

终于，耶稣“挺起身来”，回到世界环境中，重新面对世人，并开口说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他没有回避“罪”，也没有回避“律法”，而是要告诉世人，律法并非外在于人的律令条文，并非人用来论断他人的戒条，乃是使罪彰显，而且不只是他人的罪，而是每一个人的罪。

法利赛人怀疑耶稣的道，怀疑耶稣的恩典和救赎，他们要用律法来捆绑和限制、考验耶稣。他们不知道，此刻，这律法的制定者就在他们眼前。现在，法利赛人却要以律法的捍卫者的身份，用神的律法来定神子的罪。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谬处境，也是存在的荒谬性所在。更为可悲的是法利赛人，他们天天在盼望中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而弥赛亚就在眼前，他们却不认识。这是法利赛人生命中最深刻的悲剧。

对于耶稣来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恶意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们通常对种种罪恨之入骨，喜欢给人定罪，但这一回他们其实真正感兴趣的并非“淫乱之罪”。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决意要来成全律法的，而是蓄意要来挑衅耶稣。许多解经家都注意到，法利赛人只抓来了行淫的妇人。倘若有行淫，必有一对男女两个罪人。现在，带到耶稣面前的，却只有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却不知所终。而这一群男人将这位犯罪的女人带来，事实上已经预先为那个男人开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可能的罪开脱了。可是，耶和華是公义的神，法利赛人却并未真正实现律法的公义。

然而，这尚且不是重点所在。法利赛人恪守律法，他们甘愿活在律法的辖制中。可是，律法所要求的是“完美”。因此，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犹太人，在恪守律法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完美。法利赛人的恪守可谓艰苦卓绝，但却永远不可能成就律法。正如保罗所说的：“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神吗？”（《罗马书》2:21-23）

耶稣是来成就律法的。耶稣的行为显明了律法本身的完整性。神的律法要求的是整全的，而不能限于一二条相互割裂的条文。守律法，就必须是整全的律法，尤其是其中的“总纲”，诫命中最大的——“要尽

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法利赛人自己并不能恪守律法的整全性，甚至偏离了律法的总纲，而是选择性地援引律法的部分条文，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并将之作为指控耶稣的依据，这乃是对律法的最大的毁坏。

但是，成为义人不是靠着人自身，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克己的努力，乃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这就是保罗所谓“因信称义”。称义若是靠着人的恪守律法的行为，那就等于是忽略了神的作为，取消了神的恩典。在行为不可能完满的情况下，“称义”就必然会陷于伪善。所以，耶稣曾在另一处斥责他们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马太福音》23:13）正因为如此，耶稣从不呼召这些自称为义的善人，乃是呼召了那些边缘人群，乃至通常所认为的“罪人”，成为传他的福音的使徒。耶稣明确地表示：“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32）因着悔改和信，才有得救的盼望。

“都离开了”

耶稣说完那些话，又重新回到沉默中，回到书写的孤单当中。

在此特定场合，回到写作状态还有一重含义——提醒人们的羞耻心。当耶稣开口说出——“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她。”——的时候，神的大能就震动环境，也震动了法利赛人坚硬的心，让他们感到羞耻。

耶稣的写作跟羞耻心有关，这一点是容易被忽略的。耶稣尚且只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而且不曾婚娶。法利赛人却擒来一位行淫的妇人推

到耶稣的面前。在衣衫不整的妇人面前，耶稣选择了低下头来写字，避免了彼此的尴尬。另一方面，也是尊重了女性的羞耻心。尽管这妇人犯了可耻的罪，但耶稣仍愿意尊重她的羞耻心。这就彰显了耶稣基督诚挚怜悯的心肠。

但是，公正地说，法利赛人尚且是知廉耻的一群。他们在面对自身罪性的逼问下，自知羞惭，悄然离开。事实上，在这个布满罪的世上，生活的时间越长，罪就越多。如果没有神的赦免的话，任何人都难以脱离罪的沾染。所以，年长的就先离开。法利赛人尚能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和罪性。

羞耻心是世俗道德的根源。即便法利赛人，也没有完全丧失羞耻心。就算不从信仰的层面谈，从一般意义上的世俗道德方面，法利赛人也察觉了自身的亏欠。当他们被耶稣指出其可能的罪性的时候，一个个羞愧而退。但是，羞耻心所指向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律令，而不是得救的恩典。如果要审判的话，谁有权力来完成这一审判呢？既然人人都有罪，又有谁可以成为公义的审判官呢？审判的权柄只在公义的神、全然无罪的神的羔羊那里。耶稣问道：“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当然没有。因为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不定你的罪”

我们看到，当耶稣的书写终止之际，律法就成就了。

律法成就之际，都是每一个人单独面对救主的那一刻。那个曾经喧嚣一时的世界，现在只留下一个全然无罪的救主和一个罪已被全然彰显的罪人。救恩就发生在这一时刻。法利赛人终究只是谨守克

己的道德家，他们令人惋惜地离开了与主同在、向主悔改的现场，错过了从主而来的救恩。

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马太福音》5:17）耶稣在这一事件上彰显了他所称的“完成”。完成，既是终结，又是实现。因着耶稣的降临，凭着他赦罪的权柄，他带来了救赎。信他的人从此不再活在“罪”中，也不再活着“律法”中，乃是活在救恩中。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世人灵魂，为世人赎罪的。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依然活在律法中。所以，他们要试探耶稣，要求他审判世人的罪，认为如果他是基督，就应该这样做。

耶稣成就律法，彰显救恩，在世上的罪人都如同这位犯罪的妇人一样，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担当，便站在主的恩典里，而不再在罪里了。基督的恩典是白白的给与的。但并非放任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从此脱离罪的辖制，悔改，而归向主。“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没有隐藏我的罪孽；我说：‘我要向耶和華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诗篇》32:5）



注释：


(1) “经学家”，圣经和合本译作“文士”。本文据环球圣经公会圣经新译本1992年版译名。本文所引经文亦据新译本。

(2) 如巴克莱(William Barclay)等著《每日研经丛书》，贾玉铭著《圣经要义》，黄迦勒著《圣经注解》，摩根(Campbell Morgan)著《摩根解经丛书》等著名解经著作，都倾向于这一解释。

(3) 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不乏以“虚空”抵抗“虚空”、以“无意义”克服“无意义”的例子。典型如鲁迅《野草》中的《复仇》一篇，即以无意义的姿态实现对无聊看客的复仇。进而，他再《复仇（其二）》中还套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将耶稣改造为他所预设的以自我虚无化来反抗世界虚无化的英雄。但这一切乃是基于“仇恨”的生存论的结果。关于这个论题，容另文专论。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第55页，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5)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第14页，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石头的落处

刘同苏

一．达到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了吗？

与往常一样，文士与法利赛人在律法上总是义的。在程序法上，他们以“当场抓获”满足了对证据真实性的要求；在实体法上，他们直指全然吻合当下案情的律法（《申命记》22:24）。有人以他们未起诉通奸男子为由，指责他们未满足社会公义的要求，但那要求已经超出了律法的规条，也不在经文所述的场景之内（谁知道他们没有在另一场合起诉那位通奸男子呢？）。总之，在律法的直接意义上，文士与法利赛人满足了义的要求。今天，在教会里面，未经程序的指控和没有证据的谣言满天飞，我们连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都没有达到，更不用说胜过了。世界里面的法律要求：在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证明其有罪之前，一个犯罪嫌疑人应当被视为无罪。我们的定罪符合这个程序要求吗？

二．超越律法的最后审判

文士与法利赛人满足了律法所要求的义，所以，他们的挑战似乎将耶稣逼到了死角：义，就要判处通奸女人死刑；赦免该女人，就要违背律法的义。“你

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有权）先拿石头打（死）她。”律法是义的，但是，律法之义并不具有终极效力。律法是针对外在行为的，从而，只具有外在的普遍效力。律法的义用有限的外在行为规则做普遍的搜索，所以，罪人可能置身在那有限的普遍搜索之外。外在的行为及其规则都是有限的，由此，总有人可能避免某种外在行为的错误，从而，在该行为方面以义人的身份审判他人。最后审判却是针对内在生命的，故而，在最后审判里面，审判总是指向自我的。只要是指向自我，则罪人之自我所覆盖的全体外在生活里面必有罪行显露，即使没有罪行显露的地方罪心也无处藏匿。只要是指向自我，谁不是罪人呢？只要自己也是罪人，则石头是不是应当先落到自己头上呢？最后审判的效力总是向内的，那落在心上的石头总是抛向自己的。由于自己先行挑选了“干地”，外在的客观的审判永远是朝向他人的。当我们义愤填膺地审判他人的时候，恰恰将自己划在了最后审判的效力之外。耶稣将律法的审判转换为最后的审判，于是，真正的审判不再仅仅及于外在行为，更触到了内在生命，不再只是一时的纠正，而是永恒的翻转。什么时候审判是针对自我的，什么时候审判才可能具有终极性。

三. 对指控者的怜悯

耶稣无言地蹲在地上划字。这个举动被人解释为回避两难困境的策略。但是，既然是回避发言，那么，其发言之后为什么又蹲回去无言地划字呢？其实，耶稣不仅对罪人（行淫妇人）怜悯，对自以为义地指控她的人（文士与法利赛人）也怜悯。耶稣来就是拯救罪人的；那自以为义地指控罪人的，不也是罪人吗？不也在需要拯救之列吗？耶稣的无言不是一种对自我悔改的等待吗？其发声后的无言恰恰揭示了其发声前无言的性质。既然最后审判是针对自我的，只



有自我的醒悟才是最后审判的效力。外在指责都无法触及内在的生命；正是通过自我对自我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才触及了罪人的内在生命。无言是上帝的怜悯，无言是上帝的等待，无言是上帝留给罪人从里面悔改的机会。上帝在等待。

四. 自我直面上帝的可能

群起而攻之的人们，却一个一个地走了。当“群”的外在转向了“个”的内在，生命便被触及了。除非作为“个”，否则自我的生命是无法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的。只要躲在“群”里面，谁都不用以自我来担当。自我只由自我扛着；由“群”扛着的，都不是自我。一个无“群”遮挡而直面上帝的自我，怎么可能不见自己亏缺上帝荣耀的黑暗呢？场景里只剩下了行淫妇人与耶稣。这就是自我面对上帝的场景。旁人的帮助与批评，至多是辅助，最终能够将生命带到主前的，只能是自己。上帝啊，就是你和我。只有在这里，你触摸了我生命的终极之地。

五. 赦罪的效力

“不定罪了”不是说“不把罪作为罪了”。公义的上帝怎么可能将罪作为无罪呢？若准确翻译的话，该经文的意思是：免去该罪的后果，取消对该罪的刑罚。犯罪不用承担后果，那赶紧再去找一个情夫吧？今天的教会里面不是充斥着这种“犯罪也不是罪了”和“犯罪也无需承担后果”的赦罪观吗？一切世间法律的公义都是向后看的：对罪的刑罚正与以前犯的罪相等。上帝的法律是向前看的：一个悔改的生活正反向地与一个犯罪的生活相等。赦罪的真正效力不在于取消过去的罪（过去的罪已经在那儿了，怎么取消呢？），也不在于填补过去的罪（若罪与罚抵消了，又如何产生创造新生命的力量呢？），赦罪的真正效力在于产生未来的新生命。赦罪的真正效力就在“从此不要再犯罪”的生活里面。“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希伯来书》10:26）赦罪不是无赖犯罪的借口，而是包含着无限希望的爱意。赦罪是以“十字架”为前设的；只有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己的耶稣才具有赦罪的能力。也只有这样舍己的赦罪产生改变罪人生命的能力。



不要浪费了你的癌症

王怡

李林山是山西人。在大理活了十八年，摸爬滚打，给人补衣服，一个疤一块钱。他这次来成都，送我一双手工鞋垫。他患贲门癌，晚期，做完手术了，吃饭没味道，但胃口好像比我还好，请他吃饭，他一直在说，川菜很香。

三年前他查出癌症，感到山穷水尽。一个吹箫的朋友和他相识，以“绝症基督徒”为题，写了一篇访谈。有教会奉献了手术费，那位朋友也捐了稿费出来。后来化疗还要一两万，不少弟兄姊妹看过文章，就凑齐了寄过去。这次，李弟兄是专门来看大家的。

林山说，以前，大理有两样东西他最反感：一是大烟，一是基督教。他后来得病没钱，也想过自杀。一个游走四方的传道人常去看他，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基督。后来他卖了铺子，回了老家，干不了活，天天读圣经，唱诗歌，礼拜天，生平第一次拿话筒。他说，我是卑微的人，得了癌症，才寻思活着的意义。

见到林山后，我刚好看到一部与癌症患者相关的电影，电影中的泰迪才八岁（林山已经四十七岁了），泰迪的头发、眉毛都掉光了，但他坚持每天给上帝写一封信。一个邮差退休，抱了一大叠泰迪的信给老板，说怎么办呢？另一个家伙接班，接班的邮差曾酗酒驾车，后来离婚，老婆、孩子都没了。碰巧，泰迪写给上帝的信落在他手上。主管说，你看着办。意思是，良心过得去就好。邮差喝完夜酒，想来想去，鼓起勇气去教堂，悄悄把信放在桌子上，刚转身，就被牧师叫住了。牧师说，我认识泰迪，但我不是邮差。上帝让我成为牧师，让你成为这封信的守护

者。虽然牧师很温柔，为他祷告，结果还是那句话，拿回去，你看着办。

这个情节很有意思。华人基督徒很少这样，他们多半主动把事情揽过来，这是他们爱邻舍的一种方式。但保罗教导说，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也要互相担当重担。爱的实质，是去成全每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自由和责任。爱把我们与他人的生命连接起来。但最后的审判，最后的交账，一定是个人主义的。

打个比方，当世界末日，我们进场的方式，不是奥运会的方式：即按着国籍进场，每个团体前面，都有人举一面旗帜。人类进场的方式，只可能是法庭的方式。不要担心宇宙的被告席上，坐不下那么多人。就像人人都能上讣告，人人也都能当被告，所以人人都要悔改。人人都有苦难，所以人人需要被爱。人人都有平等的灵魂和自由的意志，所以人人都应有个人的承担。

这里有两种个人主义。在邮局主管那里，是一种专业性的个人主义。美国人很在乎个人责任的划分，他们乐于助人，但也喜欢提醒你，**it's your trouble**。爱不是对责任的取消，爱是对责任的成全。在牧师那里，则是一种加尔文式的个人主义。你越相信上帝主权的恩典，即这世界到了最危险、最败坏的时候，仍被稳稳掌管在一位至圣者的手中。你就不会在忧患、苦难中，发出哈姆雷特式的呼喊，“这时代脱了轨了，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

脱轨的意思是，昨天还健康，今天就得癌症。昨天还是对的事，今天每个人都说是错的。昨天还是如花美眷，今天就是无可奈何。教会传统的婚姻誓辞，常常打动人。因为誓词囊括了人生基本的苦难。婚约若非成立在信心中，听起来实在晦气。若成立在信心中，这誓辞的意思就是，只要死亡尚未将你们分开，就不要浪费你的衰老，不要浪费你的疾病，不要浪费你的贫穷。意思是，爱包含了这些，爱要经过这些。爱不是一次躲闪，爱是一场会战。爱不是对十字架的反对，爱是把一个必朽坏的生命，裹缠在不朽坏的盟约里，就像护士处理一个伤口。

哈姆雷特式的利他主义，可能是一种骄傲。加尔文式的个人主义，可能是一种谦卑。骄傲的人说，我不帮他，谁帮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他们的慈惠，往往会越过界限，侵犯他



人的良心自由，就像父母对儿女常犯的错一样。但谦卑的人，常以惊讶的眼睛，观看上帝要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作成什么奇妙的事。

林山说，他不担心自己还能活多久，我也不担心，因为我不是他的上帝。若有人能帮他一丝一毫，是那人白白得到一个蒙福的机会。他有远胜过我们的主宰，比一万个我更爱他，更有智慧，更有能力。

就像泰迪。他日继一日地写信，为母亲的忧愁祷告，原谅嘲笑他的同学。有一天，他以一种加尔文式的个人主义口吻，对母亲说，感谢上帝拣选了你，使你成为我的母亲。

那个邮差读了所有的信，他认识了泰迪一家。后来，他将这些信投递给小镇上的每一家人。无数孩子开始给上帝写信，几个月后，泰迪离开了世界。

末尾，影片列举了十几位癌症幸存儿童的图片。导演说，世上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经历过癌症，所以他希望讲述一个“绝症基督徒”的故事。

或许几年后，李弟兄也要离开。最多几十年，我也要离开。信仰的真实意义，是经历苦难，盼望那不可见的喜乐。约翰派克是我敬重的一位牧师，也是著名的作家。几年前，他患了前列腺癌。在手术前一天，他写下一篇令人惊叹的文章，《不要浪费你的癌症》。在衰残的肉体中，派克以澎湃的生命激情，引用圣经，穷尽理智，如波浪一般推进他的思考。

他说，如果你不相信那是上帝安排给你的，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认为癌症是诅咒而不是礼物，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从痊愈几率而不是从上帝的应许那里寻求安慰，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拒绝思考死亡，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让癌症将你与世人隔绝，而不是最大限度去加深你跟别人的关系，你就浪费了你的癌症。如果你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悲叹，你就浪费了你的癌症。如果你像以前那样随意对待自己的罪，你就浪费了你的癌症。

后来，邮差当上了主管。一个颓废的新丁拿着一封信来找他，说这是写给上帝的。他无限感恩地看着他说，**it's your trouble**，你自己看着办吧。



信、望、爱的赝品

——电影《星际穿越》

小七

信望爱的故事

诺兰的《星际穿越》讲述了一个以“拉撒路”命名的拯救地球人的航天事件。关于此电影的不少解读都过于拔高了它，比如从哲学范畴解读它。《星际穿越》在科幻外壳下演绎了一个很揪心的亲情回归故事，虽然电影的主线看似很科幻：它用地球人面临的危机作为契机展开星际穿越，但电影将所有关于人类的拯救计划和一对父女间的“信”、“望”、“爱”故事连接了起来。

当父亲库珀决心为了拯救地球上的家人毅然出走的时候，那一刻父女间的爱似乎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的对比表达，电影不惜用大量的情节做铺垫。当父亲最后毅然离开的时候，汽车副驾驶座位上空荡荡的衣服下，已经不再有那个顽皮的女儿，即使这样父亲还是忍不住的掀起衣服看看。在之后漫长的地球时间以及宇宙时间下，这种爱被推向一个看似残酷的时间感慨之中。

当库珀和另一个女航天员回到船舱中，看到黑人队友时，队友有点木讷，因为孤独太久。库珀他们逃出劫难虽用了一段很短的时间，黑人队友却在这里



耗费了一个人二十三年的寿命。库珀泪流满面地看完看孩子们一点点长大的视频电话的时候，却只有儿子一个人的自说自话。父亲与女儿之间的隔阂仍然无法在时间中得到化解，因为女儿墨菲不再坚信父亲是爱她的，她认为父亲只是为了成就自己的理想，而抛弃了她和家。

爱通常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联系着盼望和信心。当爱一个人时候，你会对他怀有无限的盼望和相信，那是一种在物理的空间下无法解释的东西。正如女宇航员所说：“爱有可能是一种人类尚不理解的却真实存在的宇宙力。”但当爱为之破裂的时候，所有的盼望和信心也在顷刻间崩塌。

父女之间的爱，在电影中通过两个角度来呈现。一个是女儿对父亲，当女儿知道所谓的“拉撒路”的计划本就是骗局的时候，她通过视频电话向父亲发出痛苦的控诉，她质疑父亲是不是一直都知道这件事，却把她留在地球上等死。原来，教授所说的Plan A一直都是一个骗局。他早已解开了关于Gravity的方程，但是没有黑洞的数据，是不可能得出答案的。所以其实一直只有Plan B。地球上的人只能等死。在宇宙中航行的父亲，虽然看到了这一视频，却无法回答事情的真相。

父亲对女儿的爱的表达，这是一个连贯的主线，父亲不断想找到生的希望，重返地球。父女之间爱的进展以及爱的顶峰，电影却通过了盼望和信心来推动。女儿虽然怀疑父亲的爱，最后却因为不能割舍的父爱让她重新回到小时候的书房，并回想那些所谓的“幽灵”事件。最终想到那个书架背后的“幽灵”其实是另外空间维度中的父亲，这是需要她凭着信心相信的。

从父亲这条线来讲，在黑洞里，库珀终于恍然大悟后，向机器人Tars解释为什么他存在的这个小小的高维空间的三维投影恰好是他离开地球之前的那一天时，他说爱，作为一种力，指引他来到了这个方位。爱，作为一种高维的“量子力”，可以决定人在高维空间里的位置，也就是人将出现在低维空间投影中的何时何地。

在《星际穿越》中，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力，而被描绘成了高维空间量子态的一种具体的、实际存在的力，就跟重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力相类似，实际参与了宇宙的物质组成，甚至很可能是高维空间的某种基本力形态。

最后的信、望、爱的结点在父女的重逢上开出花来。天上一瞬，人间百年。她的父亲，风尘仆仆跨越了维度，醒来，而女儿却已老去。孤儿的不舍与等待，有了意义，也失去了意义。这种意义在于，女儿不断地说，所有人都认为是她自己找到了答案，但她知道给她答案的则是父亲。



人间的信、望、爱在此刻达到顶峰的时候，却在时间下显出它的悲怆和孤独来。她说：“爸爸，没有父母会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的。白发人不应送黑发人，你走吧。我有我自己的孩子。”那个仍然年轻的父亲和那个满头华发的女儿，就此告别，这一幕无不让人唏嘘。这看似穿越空间的爱，这看似越过时间维度的望，这看似超越理性的信，终究还是让人遗憾。

信望爱的赝品

《星际穿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旅行题材，电影一开始提出了终极问题：谁把虫洞放在那儿？电影最后通过库珀在黑洞中和机器人Tars的对话做了解答。是未来的人类制造了虫洞拯救过去的自己、未来的库珀领悟了这个道理后发暗号引导自己上船。换句话说，那个超然的神秘力量，只不过是不同时空维度的人而已。这并不是诺兰在这部电影才说出的解答。在诺兰处女作《Doodlebug》短片中已经表达了人的自我拯救的思想。

电影中以“拉撒路”命名的航天事件相当有意思。圣经中“拉撒路”故事的核心不是那死了又活的拉撒路，而是那个让他从坟墓中活过来的耶稣。

圣经中“拉撒路”的故事同样讲述的是信、望、爱。爱拉撒路的姐姐不相信那个已经在墓地里发臭的弟弟还能活过来，人间的爱和盼望以及信心也是如此，是有限的和无力的。但故事中耶稣的爱，却超越了死亡的囚禁，并带着复活的能力，耶稣对着坟墓喊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裹着白布出来了，那盼望和信在这一刻有了根基，这根基就是无限的“神”成为有形有体的耶稣，道成了肉身，丰丰富富的住在人间。这有根基的信、望、爱才成为真的信、望和爱。圣经对信的解释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希伯来书》11:1）又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爱。”（《哥林多前书》13:13）。

人的本相是两个航天员在星球上的最原始的厮打，一个人为了活下去不惜数据造假并毁灭别人。人的本相是那个父亲无法真正去爱的遗憾，即使片中是满满的父女之爱的回归，却也在同时凸显出无比的苍凉，还有那个儿子呢，他似乎被父亲遗忘了。

人是无法自救的，人类如同浪子，虽执迷不悟地离家出走，以为可以实现自我拯救，却如同电影中的“拉撒路”计划一样失败。人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不存在的答案，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你没办法成为的人。以人为根基的信、望、爱的赝品，如同只有黑夜而没有晨星的夜空，那美丽广袤的宇宙就只成了人无限的放逐之地，那温柔的良夜，被无情的黑暗撕扯。



星期四行（外二首）

苏小和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忙着生意
忙着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脸。
我看着我的脸上多了一些灰尘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后来我开始数算我的钱财
我的银行卡里的数字。
当我从一数到一百，或者是一万
我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等待着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星期六是休息的日子，我在沙发上睡眠
不仅仅是为了睡眠，是为了倒空自己

是为了星期日的来临。这是赞美的日子
我一无所有，只剩下歌声
我空手而来，等待着被你填满。



献词

恨我的人哪
要记得深深地呼吸
我愿意你哭过之后，能够安睡
骂过之后，赶紧劳作
我愿收藏你所有的词语
因为你的词里有刀剑
也有祝福。

时间简史

看哪，身体正在死去
而时间不动声色，继续前行。
对时间的解释，让我着迷
它构成了生活的难题。
让我凭着信心祷告吧
去看时间正在神的手上流淌。
这是值得赞美的一天
我看到了绝对的时间
看到相对的生活在人的眼睛里
像孤单的数字，像寂寞的点。
高山正在迁徙，它们走进了大海
森林躺卧在地上，变成了石头
而我正在一代代死去。
真正的时间应该是这样的
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都是现在
当我张开嘴巴，喊一声“主啊”
我已经站在所有的时间之外了。

透兰

等候你来

一

寄居生涯如此平凡
甜酸苦辣都微不足道
等你接我回到天家
此地乃陌生之乡

二

你以二十五句话说一次
的频率，说出你要来的事情
其行程，一段如同窃贼
另一段，众目都要看见

三

身体还未完全成形
迎娶的新娘尚需预备灯油
她心中忐忑
但也窃喜、等待、呼唤

四

或者，你在我入睡之前来
求你叫我力量如鹰
或者，你在我入睡之后来
求你用杖将我击醒

五

大致，我最后的赞美
是在一张床上
之后，在云端的一个清晨
我仍要以诗歌服侍你

六

桌子前，我们共进晚餐
我羡慕能和你共进一次早餐
待有一日
我们可以省去鱼和饼

七

点头、擦肩，疏离聚散
一生相遇的都是人
直至最后，我要迎见的是你
我们都要与你单独见面



与智者相遇

山雨

冬夜，倾盆大雨，我在纪伯伦文集中与他相遇。坐在大师脚前，聆听生命的感悟，时空不复存在，心心相应，豁然开朗。

沏一杯咖啡。咖啡香中，纪伯伦开口述说：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在爱里，一切都足够了。

假如在若干年前，我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如今，我懂了。

一个人的一生，数年，数十年，或者百十年，长短不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爱的一刹那，时空被超越，肉身被提升，生命充满感恩。

爱，并非你我寻找而得。是爱找到了我，也找到了他。

在爱中，占有与被占有，都已成全，不再成问题。从那以后，无论何时何地，随时随地都可含笑而去。在爱中，人已窥探永恒。一瞬，便是永恒。人生，夫复何求，还有什么遗憾？

你说的，是上帝之爱吗？

嗯，是上帝所赐的爱。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一只统管宇宙，柔软而坚定的手，将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相连，将一个灵与另一个灵接通，将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融合。合二为一之时，方才明白：我在上帝心中，上帝在我心中，我与他原为一。

那一刻，我的灯亮了。然而，在我高举明灯之时，那灯中燃烧的火焰并不是我点燃的。于是，我学会了谦卑。

纪伯伦说：爱，使你赤裸。它揉捏你，直至你柔顺。它用神圣的火烘培你，让你成为上帝圣宴上的圣饼。

赤裸柔顺，安歇在圣坛上，这才稍稍明白，我内心深处生命本质的秘密。

清晨，在爱人温暖的呼吸中醒来，感谢又一个神迹充满的日子。午间，在雨后绿色的小道上，踩着爱人的脚印，感恩。黄昏，带着工作的欣喜回家，哼唱小曲。睡前，为心中所珍爱的默默祈祷，心知上帝正在垂听。

这，是善的时辰。



美国二战老兵路易： 从破碎到自由

许婉蓉

路易·赞贝里尼的不凡人生，被凝结成一本名为《坚不可摧——一个关于生存、抗争和救赎的二战故事》的生命画卷，2010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

历时七年，女作家劳拉·希伦布兰德在病中对主人公进行了七十五次电话采访，并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还原了路易波澜壮阔的一生。

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2013年10月底在澳大利亚开拍，由Angelina Jolie导演，电影在2014年年底在美国上映。

这是一个关于死亡与生存的故事，是关于爱与饶恕的传奇故事。

逃跑少年跑进了奥运会

1998年1月22日清晨，雪花静静飘落在一个曾名为直江津的地方。

路易·赞贝里尼站在银装素裹的街道，等待日本冬季奥运火炬的传递。这是一位八十一岁的美国老兵。岁月的沟壑布满了他的皮肤，头上稀疏的银发在风中拉拉杂杂地摆动着，唯有那双蓝眼睛依旧闪耀着坚定平和的光芒。

无人知道此刻在他的心中涌动着怎样的波澜，他要跑过当年囚禁自己的地方。如今他不仅身体得自由，心灵也得自由了。作为一个告别了战争的老兵，他要结束与自己的战争。

1998年已是路易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了。1936年的柏林，少年路易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年仅十九岁的他跑了五千米第八名的成绩，这引起了希特勒的关注，他在总理府接见路易，而这个

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小路易竟借机偷走了纳粹党国旗。

路易生长在美国加州。小时候，他的恶作剧在托兰斯几乎无人不知。他用电线撬开邻居的厨房，偷走了主人的晚餐，他在林子里挖过一个足够容纳三个人的洞穴，用来囤积战利品，他在铁轨上涂润滑油，用牙签扎破汽车轮胎，甚至在浸礼会教堂的钟上大动手脚，使之在午夜钟声大作。顽劣的少年长大后，恶行不止。他开始组织帮派，倒卖香烟和汽车零件。偷盗和醉驾似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就连警察都拿他没办法，因为所有故事的结尾，用路易的话说就是：警察一来，我撒腿就跑。这惊人的逃跑本领让路易的哥哥有了新的想法，他尝试通过跑步改变路易的生命，他开始对路易进行魔鬼训练。路易加入田径队后，哥哥常常带著一根棍子到运动场地督促他跑步。他速度一慢下来，哥哥就拍打路易斯的背，逼迫他加速。从那以后，路易开始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崭露头角，心中的顽劣和偏执慢慢被跑步为他带来的快感和尊严压制。哥哥以为他会一直这样跑下去，直到1940年，二战战火迫使奥运会取消，路易愤而从戎，加入陆军航空兵团。

孤海求生四十七天

1943年5月27日，路易被指派紧急公务：B-24轰炸机“青蜂侠”号被分派搜救一架失踪的B-24，路易是轰炸机的投弹手。不料“青蜂侠”在执行任务时突然急速坠落，机身在入水后猛然断裂。在连续的撞击中，路易在水中挣扎着抓住救生背心，从一堆飞机残骸和缠绕在他身上的电线中钻了出来。吐出的海水充满了鲜血和汽油的味道。在离自己几十英尺的地方，是中士菲尔，他是轰炸机上的机枪手，他的头顶冒着鲜血。他的旁边是尾炮手迈克，额头上有一道

“之”字型的伤口。此时的路易还不知道，他将和眼前的这两个人开始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孤海求生。

一周后，他们开始严重断粮缺水。迈克在第二天就吃光了所有人的巧克力，他们的水罐也早已空空如也。慢慢地，他们变得瘦骨如柴。菲尔和路易几乎可以透过皮肤看到自己大腿骨的关节，那些骨头已经瘦得像鸟腿一样纤细，肋骨也一根根清晰地显现出来。他们的嘴唇因为阳光的暴晒干裂肿大，皮肤开始被海水侵蚀，盐渍的伤口从双腿蔓延到了臀部和背部。

他们的命运像是被巨大的外力狠狠抛入不受掌控的绝境，所能做的仅仅是如何从绝境中生存下来。在接踵而至的困境中，路易学会用气泵上的帆布口袋，制做锥形的接水容器和太阳帽。他手擒信天翁，逼队友生吞鸟肉，并用鸟肚里的小鱼做鱼饵，用晾干后的鱼骨做钓钩。

当路易发现，他们的大脑和肌肉一样在萎缩时，他决定用你问我答的方式训练队友的意志力。他们开始分享自己生命中的经历，先讲述，后提问，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他们反反复复提起自己戏弄伙伴的恶作剧，详详细细地回忆妈妈做的每一道菜肴。在六月的大海上，路易教菲尔和迈克唱起了《白色圣诞节》，尽管听众只有四周虎视眈眈的鲨鱼。

第二十七天，一架日军飞机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子弹不断在头顶爆开，路易挣扎着躲在救生艇下。水流撞击他的身体，不断拖曳他脱离救生艇。但他很清楚，一旦他放手，就不可能有力气再重新游回去。在这样的时候，一只成年鲨鱼对他张开了血盆大口。他想起有人教过他的技巧，对准鲨鱼的鼻子一拳捣了过去。果然鲨鱼立刻缩了回去。但不一会，鲨鱼又发动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就这样，路易一面躲避子弹，一面和鲨鱼搏击。日军走后，路易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爬上救生艇，但鲨鱼仍然对他们紧追不舍。救生艇已经残破不堪，眼看将要下沉。路易感到自己像是一具可怜的尸首，摆放在鲨鱼的盘中。但似乎还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不要屈服。他们马上爬起，菲尔和迈克一面击打鲨鱼，一面给救生艇打气，路易则用黄铜镜补上救生艇气泵上子弹打穿的洞口。

结果，只剩下路易和菲尔两人活了下来。在海上漂流了四十七天后，路易看到了陆地。他们划桨前进，渐渐地接近了岛屿。而这意味着真正的绝望才刚刚开始。原来他们在太平洋上漂流了三千公里，横跨太平洋到了日本人控制的马绍尔群岛。

黑暗是否遮蔽了上帝的眼睛？

一艘日本巡逻艇将他们带到了战俘营，在这里，来自人类的折磨、羞辱和殴打，超越了



自然界所有的凶猛和残忍。就像在希特勒“死亡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就像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奴隶一样，残酷和黑暗每天都在上演。日本卫兵对战俘发泄自己的怒气，想打就打，甚至他们会自得其乐地对这些战俘进行肆意羞辱，他们用枪指着路易，逼着他跳舞，吹口哨，唱歌，同时用大把的石头扔他。他们甚至克扣战俘的食粮，将剩饭扔到地上。当路易爬到门边捡起米粒时，他们在一旁讥笑，甚至用长棍猛戳他，嘲笑他疼痛扭曲的表情。最残忍的是，他们利用战俘，做生化武器实验。最后一次注射时，路易的血管内被推进了四百多毫升的强毒溶液。

而对路易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渡边弘光的出现。渡边是一名日军下士，他被战俘们称为“大鸟”，或许是因为他的双手就像一对充满兽性的巨爪。大鸟把自己人生不得志的愤怒发泄在战俘身上，扭裂他们的气管，戳破他们的耳膜，打碎他们的牙齿，撕掉战俘的半只耳朵，直到把他们折磨得不省人事。在寒冬腊月，他曾喝令一名战俘只穿着日式丁字裤在外面站了四个小时。每当他陷入这种欺辱所带来的快感时，大鸟一边怒吼狂嚎，一边口吐白沫，有时还声音哽咽，泪流满面。在体育界享有名声的路易，是大鸟的主要施虐目标，他一次又一次把路易打昏，令他面骨变形，甚至逼迫病重的路易徒手清洁猪圈、收拾粪便。猪圈里肮脏不堪，臭烘烘的粪便让路易感到一阵阵作呕。即使离开猪圈时，他还是抑制不住恶心。但是路易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皮，他甚至从猪食中挑拣东西放进嘴里吃，因为自己虚弱的身体急需热量。

在大鸟的折磨下，他的家书被撕掉，他在茅坑上做俯卧撑，他用舌头舔大鸟靴子上的粪便，他脸上挨了二百二十个巴掌，他用不到三十五公斤的身体支撑着六英尺的粗横梁，足足挺直站立了三十七分钟，他不许自己倒下！一次，大鸟用皮带抽中路易的太阳穴，当看到路易躺在地上血流不止，他竟发出了母亲般怜悯的“呜呜呜呜”的声音，并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巾，轻轻地递到路易的手中。路易慢慢站起，心想大鸟竟还有些同情心。不料此刻，他立

刻挥起手中的皮带，再次砸向路易刚刚受伤的太阳穴。

路易的心中只剩下愤怒和报复了。他记起自己儿时被人欺凌后浑身是伤被送回家中的经历，如今仿佛再次上演。每当大鸟戳他时，路易就攥紧自己的拳头。每当大鸟猛踢自己的时候，路易就想象自己正在勒死大鸟。每当大鸟把他打倒在地，路易抬起头来，眼中流露着仇恨的目光。他和其他军官战俘再也无法忍受，制订出了一个杀死大鸟的计划。但很快，“小男孩”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两周后，美国鱼雷轰炸机在营地上空俯冲而下，宣告战争结束。路易看着所有的战俘光着身子从囚牢里跑出，他们叫嚷着，哭喊着，高歌着，有些人找来火柴，营地的围墙都燃起了大火。身患重病的他双脚颤抖地站在欢庆的人群中，看到自己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形同鬼魅。他用模糊的意识，颤颤巍巍地呐喊着：“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路易的生活却没有因此回归平静。他身体的伤痕被岁月慢慢抚平，但精神的伤害却难以磨灭。他患上了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开始抽烟酗酒，暴躁易怒，精神错乱。表面上，他风光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到各地演说，背后却是无尽的噩梦和深深的恐惧。所有的关注对他来说都像是那双在牢房里盯着他的黑眼睛，舞蹈着张狂的血丝。每到夜里，他会在梦中看到大鸟抡起手中的皮带，皮带上的金属扣深深地嵌进了自己的头颅。于是他伸出双手，紧紧扼住对方的喉咙。直到路易听到一声痛苦的尖叫，他才发现，自己差点勒死了怀孕的妻子。就是在白天，他心中的记忆碎片仍会被随时唤醒，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气味刺鼻，鬼哭狼嚎，所有的一切啃噬着他的大脑，凝结成为一种令人血脉贲张的，对复仇的强烈渴望。

路易的梦中再无大鸟

他要将大鸟置于死地。他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但却将自己的命运又一次和这个恶魔捆绑在一起，无法解脱。他对人生产生了深刻的恨。这种恨也转移到了对上帝的质问和挑战，似乎人类的命运被上帝把玩戏弄，苦难永无终结。但这样的恨只会使人心变得支离破碎，时间也无法修复，尽管与上帝的和解一点也不比与人的和解简单。

那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牧师葛培理横跨美洲大陆，走进洛杉矶布道。在妻子辛西娅的百般劝说下，路易勉强答应同去葛培理的布道会。



这一次，葛培理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关于耶稣饶恕一个通奸犯罪的妇人。“罪”这个字眼打在路易心上，他感到心中潜伏着的不安，就像鲨鱼时不时会用脊背蹭一下救生艇，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他只能骗自己：“我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

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在1945年回国的太平洋战俘来说，人心最真实的图景，人类究竟可以承受多少饥饿和苦难，他们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们深知人性最幽暗的地方，也深知自己随时可能手无寸铁。而第二次，葛培理讲到了战争年代，那个充满迫害和伤痛的年代。他问会众：上帝是否在人类遭受苦难时保持沉默？

霎时间，路易思绪翻滚。他想到了在孤海求生时经过的赤道无风带。那时，海面平静到似乎是一片人类可以行走的陆地。救生筏、大海和世界，如同凝固在画中，只有偶尔跳出水面的鱼儿打破了那份宁静。那一刻，他心中留下的只有愉悦，感恩和平静，路易想，这一定是上帝赐予的一件怜悯的礼物。接着，他想到了当“青蜂侠”即将坠入海底的那一刻，缠绕在他身上的电线莫名消失了，他又想到日军的六次扫射把救生艇打得七零八落，而他们三人却毫发无伤。不，上帝并非一直沉默！他想起了一个曾经向上帝许下的诺言，一个自己没有遵守的诺言：若蒙得救，则终身服事主。

那天晚上，路易的梦中没有大鸟。他说：“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医生已经拿走了我大脑中的某个部分。”

从此，路易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宣教士，游历各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但路易隐隐地感觉，有一个地方是他永远不会去的，那就是日本。而当路易听到世界展望会的创始人鲍勃皮尔斯用充满呼召的声音告诉群众，日本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时，路易的心似乎被上帝刺痛。他挣扎，他祷告上帝：请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你对我的呼召？

这一切在日本巢鸭监狱得到了解答。路易面对着八百五十名曾经鞭打他、羞辱他的日本卫兵，讲述耶稣基督为着救赎罪人而死，为着罪人的新生而复活。路易说：“这是一次很平常的演讲，但我却怀有比往常更大的信心和决心。我面前的这些人，有些我还认得出来，‘卷毛’、‘黄鼠狼’、‘拐子’……他们空洞痛苦的表情告诉我，他们需要福音。”当讲到在日本军营遭受的折磨时，路易本想浅浅带过。但心中又有强烈的声音告诉他不可以这么做，因为真正的饶恕不是忘却，而是建立在一切事实的基础上。它是真实的，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过往最不堪的部分，面对一切细节，甚至是一幕幕重视罪恶的折磨。

当他结束演讲，那些曾经的卫兵慢慢站起身来，一边犹豫不决地向前移动，一边忐忑地看着路易。这时，他的心因着饶恕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他想到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前曾经急切地呼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



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他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爱和丰富。这是饶恕所结的美好果实。他确信这是天父上帝给他今生最大的赏赐。于是，他跳下走廊，微笑地向他们伸出手来，拥抱他们，爱他们，宽恕他们。


经历过最深的绝望，路易明白人类自身的局限和脆弱。如果我们承认人都有一死，那么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人类不过是一群将赴刑场的死刑犯。那么此时，人类最渴望什么？是名誉吗？是金钱吗？是舒适的生活吗？都不是。在真正的绝望面前，人类最渴望的，只有生命的拯救。那么生命的拯救是当路易奄奄一息漂泊在太平洋上时，敌军“拯救”的船只吗？是当他苟延残喘寄生于敌军战俘营时，落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吗？是当他成为二战英雄，那些鲜花和掌声吗？这些仍无法满足一个绝望的“死刑犯”最真实的渴望。他仍然需要面对残破不堪的自己和匮乏贫瘠的心灵，他仍然需要对付噩梦的骚扰和恨的捆绑。而正是此时，他才看到，主耶稣钉死在十架，为的正是拯救他的残破和匮乏！借着主耶稣钉痕手的拯救，他的生命转向上帝，转向那饶恕的爱，信实的应许，和永不熄灭的盼望。

1998年，路易已决定前往日本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临走前，八十一岁的他给大鸟写了一封信，表达见面的意愿，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原谅了他，因为耶稣曾经说，要宽恕你的敌人，并为他们祷告。写完信后，路易一生的争战终于结束，尽管这唯一一位被列为甲级战犯的日本士官渡边弘光最终拒绝与路易见面。

1月22日清晨，雪花静静飘落在一个曾经名为直江津的地方。路易·赞贝里尼接过奥运火炬，向前奔跑着。他的四周围满了欢呼的人群，有五十多年前曾和他一起在钢厂工作的苦力，有不知事的日本孩童。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他经过当年囚禁自己的地方，内心平静安宁。那张扭曲的大脸，那间封闭的囚牢，以及所有的鞭带、朽木、麻布的腥味似乎都在他坚定的步伐中向后退去，直至消失不见。

注释：

本文的大量细节来自于路易在美国公开分享和演讲的编译，本文原载于《境界》，
微信号：newjingjie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宽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 m a i l、通信地址。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本刊是非盈利的杂志，为节省出版成本，本刊自2015年起以赠刊代替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发电子邮件与本刊联系。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 ▶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 ▶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

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
tionInc.of Canada
请注明：
For SkyBlue
Tel: (416)297-6540
Fax: (416)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德国 / 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 / 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 bookroom@cocm.org.uk

新西兰 / 庞泉
Quan Pang

3Helvetia Drive,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0630
New Zealand

香港 /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 /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____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_____每月_____每季_____每年_____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____期

中文姓名_____英文姓名：_____

地址：_____

电话：_____传真：_____电子邮件地址：_____